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波蘭短篇小說集

(上)

施蟄存選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波蘭短篇小說集

(上)

施蟄存選譯

漢譯世界名著

目錄

兩個祈禱者	式曼斯奇	一
辭行	娜芙柯絲卡	三九
巧克切人	謝洛修思奇	五三
死刑判決	班特羅夫思奇	一〇一
你記得嗎	奧才式珂	一四七
燈塔守	顯克微支	一五五
強的性	什朗斯奇	一七九
審判	萊蒙特	二一七
作者生卒年表			二四七

波蘭短篇小說集

兩個祈禱者

式曼斯奇

—

從前，很久以前——或許在我看起來是很久了，因為我現在看起那些日子來，好像隔了一重霧——我平生第一次聽到一組精妙的樂隊，在包特拉西亞的一個最大的禮拜堂內合奏着。這禮拜堂裏擁擠着一大羣人，他們應和着那像燃燒着的熔岩一般從樂隊中流出來的歌聲。最初很響亮，漸漸地低下去，如同嗚咽着一般，直到更低弱下去，好像呻吟哀哽着似的，幾乎聽不到了。

我底小小的身軀，好像患了熱病似地顫抖着。我將灼熱的前額俯伏着緊貼在冰冷的地板上，

并且合着我底手掌，伸向上帝，祈求他鎮靜了這種使我底童稚的心撕裂的悲哀的聲音；我祈求這些在樂隊中的人唱奏得少悲哀些，我祈求他們快樂些，幸福些。『開恩罷，開恩罷，主啊，』我很虔誠，很信仰地反覆着祈告，在每一次祈求之後，總屏息地等待着一個會得鎮壓了這些祈禱詞和苦痛的呻吟聲的如雷一般的大聲，於是那快樂的聖誕頌歌或勝利似的復活祭的『哈萊路耶』會得像撫慰劑似地從那樂隊中流注在這一羣祈禱人的頭上。最後的悲咽聲靜默了；千百人底胸臆中所發出來的最後一次嘆息，作着死寂的回聲，從高高的圓頂上沉墮到在底下祈禱着的俯伏的頭上，用一種廣汎的苦痛底感覺壓抑着這些祈求者。他們於是匍匐在地上，自己屈辱得幾乎至於滅亡。我卻對於這些俯伏着的頭顱並不關心，倒是留意着他們底眼睛，那是，正在注視着基督底像，對他作末次的祈禱。

祈禱和嘆息底微弱的回聲消逝在高邃的圓頂裏了；於是死一般的寂靜——一個可怕的寂靜——普遍地統治着禮拜堂；這倒好像千百個虔誠的膜拜者底所有的祈禱詞都被帶到一個空處，都消溶在烏有之鄉，而完全絕滅了——一點也沒有被聽見。

這樣的一時間是很可怕的，惟有音樂底撫慰似的節奏使人覺得牠稍可忍耐。那些閉緊着的嘴唇都緘默着，而那些傷創了的心也不再嘆息了；祇有那柔和的音調，很像人類底聲音，高高地在圓頂中間流盪着，穿過了沉重的空氣，微弱地降下來。

無生命的大風琴在人的手指底按捺之下變得有生氣了，於是這一羣膜拜的人，聽見了他們自己底祈禱詞好像在從一個比他們更強的心中升起來，便被這音樂師底熟練所撫慰了。用了一種活潑的信任呼籲着祈禱着，復新的虔誠增加了他們底勇氣，直到最後眼淚來了，而在這種眼淚中間，他們找到了慰藉。

那樂隊好像專等待着這個時候，因為當牠奏出別個感人的祈禱詞來之前，人們底臉上是不大會眼淚的，於是到了這時候，所有的心中都熾燃着活躍的熱忱。

人們又匍匐着唸了一遍，這是因為從他們底痛楚的心裏所發出來的嘆息底重量把他們壓伏下來了。

我和他們一同唸着祈禱。我依舊很熱心地祈禱着，很懇切地伸出了我底手向着莊嚴的上帝。

我依舊長久地屏息着，不住的在盼望一個看得見的神蹟。但上帝終於靜默着，我童稚的希望於是完全破碎了。

那音樂隊率領着人們唸一節新的，更熱心的祈禱詞了。

「啊，上帝，我的上帝，這可怕的祈禱什麼時候完結呢？」

我覺得我底勇氣使我挫敗了，實在不能再這樣地祈禱下去了。我牽挽着在我身邊做祈禱的父親，希望他會得安慰我。但是雖然我父親俯身向着我，他卻並沒有看見我，因為他底眼睛裏正充滿了眼淚，我祇聽見他底熱忱的微語：

「祈禱呀，我底孩子；祈禱呀，千萬不要忘記了這很好的祈禱詞！」

於是我又祈禱着了，把我底思想和情緒全都集中在這一節祈禱詞上。大滴的汗停住在我底額上；我依舊長久地屏息着，等待着——徒然地等待着！上帝守着緘默。但是那音樂隊又奏起一節新的祈禱詞來了。

「啊，上帝，我底上帝，爲什麼你要這樣長久地聽我們呢？」

天氣這樣地熱，又這樣地悶；現在一種可怖的感覺來侵襲了我。我底頭好像燃燒着火；樂隊底歌唱，大風琴底奏鳴，人的低唸聲和嘆息聲，全都在我耳中混和成一種雜亂的迴飛聲。這種迴飛聲逐漸地變成一種轟響，開始是很慢的，後來便迅速起來，先是很近的，隨後便遠了，很像一隻龐大的鳥底振翼聲。焚着的香料底灰色的煙在我眼前顯作赤色。牠在我疲憊的心靈中閃示着我們底祈禱是不能達到上帝的。我擡眼望着，投身到我父親底手臂中。而在上面——我好像看見了——正如一羣鳥在預備秋季遠飛而聚集着，但是被這禮拜堂底高高的圓頂所禁閉着，那些人們的祈禱詞正在迴旋着，喧噪着。縷縷的太陽光穿透了那些狹窄的窗，所有的那些苦痛的人們底呻吟，傷創和眼淚都在拍着翼翅向着牠們——在要湊近太陽。

「父親！父親！我們到外面去祈禱罷——到那兒去，在太陽光裏！在那裏，萬能的上帝會得聽見我們的，沒有東西能阻隔我們底祈禱了。」

二

在X——地方，正如在耶庫茨克境內各地一樣，一八——年的冬季開始得非常地早。在八月，夜間的寒霜已經把各種樹葉都凍得萎縮而變作黑色，掠去了牠底自然的美姿。那包圍着城的廣闊地伸展着的山谷比平時更顯得赤裸了；所能看得到的唯有那些可憐的帳幕，（註一）沒有大的建築物，甚至一些東西都不能遙遠地及得上波蘭底人煙稠密的鄉村，那裏，當這樣的秋天，景色多麼美麗啊。所以，在這早而且短促的秋季，我初次地被懷鄉病侵襲得很厲害了。

在十一月中旬，著名的索洛科維基季節（註二）開始了，那通常是不間斷地連續到兩個月的氣候。但是這種使我頹然臥倒的病症，卻在索洛科維基季節來到之前好久，就已經很迅速，很完全地進展開來，把我弄得疲乏了。因為在這種事情裏是一個絲毫沒有經驗的人，我做了許多在牠們本身不算得不聰明的，而且是那些有經驗的人所實行過的，但是効力卻很有限的事情。一切患懷鄉病的人都小心地避免着種種能夠引起這種病復發的事情；他們總很不願意地講起他們底往昔，

（註一）帳幕，原文爲 *yurka*，係專指西伯利亞的凱爾其氏（*Kirghiz*）或其他遊牧民族之一種輕便的帳幕。

（註二）*Borokowiki* —— 零下五十八度之氣候。

當人家提起他們底家鄉的時候，他們總堅守着緘默，在公衆地方，他們總對於那些與他們應該是很親近的人顯現着一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淡漠。自然，這種淡漠是假裝出來的。起先，我簡直不能了解這種奇怪的事情。但是，到後來，我在那兒住得長久了，我纔知道這些外貌上變得嚴刻而淡漠的人卻是把他們底一顆苦痛的心掩蔽在一個失望之胸盤底下，而他們之得以繼續地生存在世界上是全靠着——一種偉大的努力。我懂得了這種淡漠原來是英雄氣概的一種型式——真的，這是一種並非假裝的型式，雖然不是真的繫於英雄氣概，卻正如英雄氣概所常常表顯於愁苦的時候一樣。

在這裏的人民，無貴賤，無貧富，全都用這個淡漠和假裝的忘情的盾把自己掩蔽起來，有些對於自己底舉動格外地意識着人，便格外地堅忍些，而有些較少意識些的，便較少堅忍些，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但是，在這種外表的淡漠之中，無疑地，那意志力最堅強的便是那些農人了。在農人底深切的悲苦裏，一個火花需要很久很久的時候纔能燃着；但是當那火花爆發了出來，那是牠會得猛烈地燃燒起來，使人不是躲避了牠底閃光便是驚怖地看着。

我已經和這種嚴重的病症搏鬥了好幾個月，而在聖誕夜來到的時候，我正在竭力追求着一切足以想起家鄉來的事情，用着一種醉漢想酒或瘋人想到他底狂癖的不幸的剛愎。前幾天收到的，封着聖誕節的符號的——聖餅的碎塊——一封信在火炎上給加注了油。我會將這信讀了無數遍，而此刻當我在這房間裏來來往往地走着，好像一隻栗鼠關閉在牠底圓籠中一樣的時候，我並不再祇想着這封信了。我已飲了所有的記憶底毒汁，那是前幾個不眠之夜在沒有一刻兒休止的忽急中引起來的，所以我底困惱而疲竭的幻想已經不能再有所開展了。那曾經覺醒了我這許多回憶而使我受了這許多苦痛的日子來了。我惟一的希望便是這樣地去消度這個晚間：我要把這杯奸詐的美味飲盡得渣滓不留，於是將一種會得使那難以挽回的往昔復活轉來——即使祇有一刻兒，而且是暫時的——的空氣環繞着我，我便會假設一種新的，真實的圖景來調護我底疲竭了的幻想；雖然這些圖景也許是最粗糙的，但是牠們會得營養出新的靈景和鮮活的幻像來的。

這時候，在X——地方，有幾所好客的波蘭屋子，而聖誕節慶祝會便在牠們之中一、二家內舉行。可是我卻不能到任何一家去。這是可以很容易地揣測到的，在這一天，我要打破了習俗底壓抑

的束縛，到「社會」底界線以外去消度我底聖誕夜。

試想像你在晚上，當濃霜遍地的時候，獨自走完了X——底空寂的街路，而來到哥薩克街底尾梢；這時你會發覺你是正在這城市底小部分恰在你身前遼遠地伸展出去的地點。那古老的給泥土淤塞了的江槽正在這地方把這小部分的城市從大部分中劃分開來。如果寒霜很是嚴重，你將懷着較大的愉快在那裏領略眼前的景色。許多細小的光，明亮的或慘淡的，強射的或閃耀的，即使穿過了雪的迷霧，在這裏都能夠不斷地看得見。在一個沒有居人的，荒蕪的國土中，看見了任何一個美觀的殖民地底景色都覺得是很魅惑的，所以我每次走在這條路上，總得將這種人類的力量與活氣底明顯的證據給我底眼睛作一次饗宴。那裏的屋子我全都認得：近的那些燈光輝煌的是富商和官吏們底屋子；遠些的是哥薩克人底屋子，好像帳幕一般；再遠些的是鞋匠和教士底屋子，和比安脫爾查克先生底鍛鐵場；再遠些，不很容易從那冰凍了的玻璃窗中看見的，是那從耶庫脫人的帳幕中透露出來的微弱的，小小的光；在這些屋子以外，——便是生命底終點，一片無邊際

的積雪的荒原。

啊，那兒一定是多麼寒冷呀！在那些堆積着雪，閃耀着冰，被陰暗的原始森林所罩黑了的，散發着冷氣，而惟有冷氣的平原中間，一個人感覺到多麼孤獨，多麼無力啊！

在聖誕節前幾個星期，我照平常似地站在那小山上，初次地看見一個小小的火在朦朧的天光中從那在耶庫脫人底帳幕後面開始的荒原上輝耀着，我很記得那時我怎樣地顫抖，而我底心又怎樣跳得很快。這火光消滅了，一會兒又顯現了。好上帝！這是個幻影嗎？我不相信自己底眼睛，把牠們揉擦了一二次。但是，遠離着人類所居住的地域，這孤獨的火遙遙地愈閃動愈清楚了。我站立了好久，纔猜到這孤單的火光是在那座可怖的，被憎厭的屋子裏輝映着，而這屋子是本地的居民因害怕而避之若浼的。幾年前，曾經有人在這屋子裏患天花而死，到了現在，本城的人，無論是誰，一進這屋子就會死。所以，我簡直一點也猜不出誰敢在夜裏在那屋子裏燃着火。一個耶庫脫人剛走過我身邊，於是我喚住了他，竭盡了我底能力把我所要告訴他的意思說與他，我問他可知道在那古老的屋子裏怎麼會有火光。那耶庫脫人注意地聽了好久，不懂我在說些什麼，但是當他開始懂

得了的時候，他驚退了幾步，到後來他完全懂得了，他除下了便帽，用着一種不近人情的聲音吆喝着“Kabys abast”¹（註1）於是吃驚着跑了去。

次日，我纔知道那有疫鬼的屋子裏有幾個沒有屋宇藏身，沒有東西養生的波蘭人永久地居住着了。時常有被不幸掠奪了別的棲身所的人們到那裏去作暫時的容身之計的。

所以，在城外的荒野之中，因此就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殖民地，牠底分子有兩種，永久的和暫時的。在最近幾個星期裏，我曾經在這孤寂的小殖民地中做了常到的客人，所以現在，躊躇了一會兒之後，我便決定到那兒去消度聖誕節夜。

我大約在五點鐘出發，全虧了霜底仁慈——或者說不仁慈，因為，如果牠發出了牠底殺人的嚴凍來，會得完全破壞了我底計劃，而把我趕到最近的熟識的屋子裏去的。但是，我真運氣，寒凍雖則很凶猛，卻平靜得像墳墓一般。那可怖的嚴凍還沒有離開了牠底北極的巢窟，而空氣是絕對地

（註1）義云：「讓開，覓鬼」

寧靜。感謝這種情景，使我得以一點沒有傷損地到了那地方。

在我所不能不穿過了以達到這屋子底有人居住着的室內去的兩間未曾有過熱氣的房間中，四周尖銳地響着我底靴下帶着雪聲的脚步底回聲。這裏竟似乎比門外還冷。窗子全都沒有了。但是雖然在這茫然莫測的黑暗中，在每一個轉彎角上，我總撞着瓶罇底破片以及別的無用了的零物，雖然門在牠底生鏽的鉸鏈上擦響着，裏面住着的人卻沒有一個向外望一眼，或是留心一下。我終於走到了這屋子裏的住着人的一部分。

在大廳裏，並不比我剛纔所走過的房間光亮些。一支安放在鞋匠底矮檯上的細蠟燭祇照映了屋子底一隅。兩個人正坐在矮檯上工作着。

那個坐得較近着我的，是個瘦長的人，無疑地是個天生的鞋匠，正在用他底熟練而堅實的手將一個木栓拍進一隻鞋子裏去。他到這城裏並沒多久，但他已經有了許多生意，當然不會在這寂寞的地方住得長久。

還有一個，坐得較遠些的，是一個美男子，顯然地比喬財富先生矮。他正在研光一個鞋跟，但是

很遲慢地，沒有喬財富先生所做的那樣熟練。祇要一看這個矮鞋匠底臉，就儘夠辯伏對於一切遺傳性理論底熱烈的反對說，而知道這個人還不會常常坐在補鞋匠底矮櫈上。

事實上，約翰·荷洛岱爾思基先生曾經做過一會醫學生，後來……但是後來他曾經做過些什麼，這是兩個晚上都講不完的他到現在已經做了五年鞋匠，大公無私地說得老實些，他是一個酗酒鞋匠。他底壞脾氣甚至不許他獨自去做生意；所以他周遊在本地的作場裏，使用着別人底器具，生活過得很困苦。每一個店主在這些器具上取去了很大的回佣，所以喬財富先生所要求於他的大約也並不會比別的店主小。

他底精神也曾有過一時是很驕矜和豪雄的，但生活壓壞了牠，並且把牠踐踏到塵埃裏。有些從這裏出發的靈魂非但美麗而高貴，甚至還是很強的。但荷洛岱爾思基並沒有這種抵抗一切風波的勇氣，所以他現在成爲這孤寂的地方底永久的居民。他底日子是有限的了；他所曾有過的智慧和學識現在使他完全地懂得他底景況，而注滿了他底苦痛的杯，至於這杯有多少深，那是祇有他自己知道的。

在他底臉上給予了特殊的表情的，是他額上的死之印鑑，或者可能地是別的更深的理由。我上文已經說過了，這是一個很美的男子底臉，但我該當加添着說這臉上還表現着那本質地屬於女性美的文雅與溫柔，而又深印着一種不可描摹的悲哀。在他底行為裏，他變化了許多；他底表現自己的方法和他底儀態不時地洩漏出許久以前他所處過的環境底影響來。然而，不時地——雖然不是常常地——他也能夠約束他自己，於是在他底臉上會現出一種還沒有完全壓滅的男子氣底新的記號——那就是，對於他現有的地位的一陣羞恥的紅暈。

這兩個鞋匠，因為是很忙的人，當我走進去的時候，在他們底矮櫈上甚至動也沒有一動。於是我便靜默地除下了我底東西，拂拭了灰白色的霜，祇當我走近去的時候，他們倆纔擡起了俯倒着的頭，用一副友誼的微笑歡迎我。喬財富先生正把他底木栓都咬在牙齒裏，所以他能夠伸出手來給我握，立刻又用着一個機械的動作垂了下來，嘴裏喃喃地說着些聽不清楚的話。荷洛岱爾思基在招呼了我之後，看着他手裏的依舊沒有完成的鞋跟，於是把那隻長靴放在地上，嘆息着喊道：「好，完了！」

這是他最得意的說法。

「什麼完了？」可是我這樣問。

「全都完了，」來了照樣的印板般的答話。

「只除了鞋跟，」喬財富先生從牙齒間取下了最後一塊木栓，喃喃地說。

「要做好了鞋跟也是可能的——自然，要是我不離開了這可詛咒的破屋子而回到教士那裏去，」荷洛岱爾思基很快地回答。

「你在這裏覺得不舒服嗎，或是什麼緣故？」喬財富先生戲謔着。「感謝上帝，這是一個很好的作場呢，器具儘夠用——房子也儘夠；倘若你高興的話，你還可以跳一個四班舞呢。」

但荷洛岱爾思基並不聽他，接着說道：

「是的，就單爲了我和那個教士在一塊兒這理由，也很可能使我放棄了這做鞋子的職業了。我將不做這事情，祇因爲這種做鞋子的職業，在我看來，正如白日一般地清楚，對於我自己沒有什麼好處的，祇不過替一個拙劣的夥計做助手而已。」

喬財富很高興地竊笑着，正在想找一句適當的話回答他，卻給一個嚴正的低聲打斷了。

「隨便你到不到教士那兒去，但是你千萬不要再做鞋匠纔好。」

這低低的聲音是從這房間底一個黑暗的角上發出來的。於是我格外注意地瞧着那方面。在一架低矮的木板床上，那個大家叫他牧人巴爾戴克的勇敢的農人坐着，正在向床前俯下了頭，敲落他煙斗裏的餘燼。

「爲什麼不要？」我對他招呼着，這樣問。

「爲什麼不要嗎？」巴爾戴克回答道：「因爲沒有一個人能夠逃避了他底定命。一隻雄狗決不能變作一隻雌狗，一個女人也不能變作一個男人。」

「那完全是不同的事情。」

「你以爲不同罷了，其實這完全是一樣的。譬如，就拿我來說。沒有人能說我是個懶於工作的人，但是我終於無意於一切所碰到的工作。這是爲什麼？——爲什麼呢？因爲我並不是在做我自己的底工作。所以即使我做着工，而且不喝酒，我也正如在冷天的羊一般地衰損了。在市集裏，我已經是

與其說像個人，還不如說更像一隻狗——只是沒有這種市集罷了。從我來到這裏的時候，我就看出了這情形。因為，像這樣一塊土地，有像海一般的大江，有像家鄉的惠西亞·哥拉（註一）那樣大的山，有草長到半身的原野，而竟沒有羊，這豈不是怪事！我們這些牧羊人都是有本事的；他們能夠用符咒迷攝你，再解救你，他們有醫治種種病的藥方；但是如果你告訴他們，在這一片廣大的土地中會得沒有羊，他們不會相信你的。」

巴爾戴克是這荒野裏的一個暫時的居民。他是個很可尊敬的人，但在他身上有着一種定命；他是很勤苦而規矩的，但他從來沒有找到一個能夠使他展露才能，引起人家注意他的職業。他是因為被幾處移民局裏的允諾所誘引，而在不久之前到這裏來的。到了這裏，那些允諾全沒有實現，於是巴爾戴克就到這屋子裏來住了，祇等候寒凍稍微減殺些，就動身上他底歸途了。他是個嚴肅的人——事實上，差不多是太嚴肅了。他一點不喜歡講閒話，也不常與人引起談話；但當他說起話來，常常是很簡潔而肯定的，絕不容許人家反駁。正如一個好幾代以來優越地享着特權的階級底

（註一）惠西亞·哥拉（*Xyria Göra*）

代表，他是一個熱心的保守派，絕不承認社會改革底願望。『一隻狗總是一隻狗，一隻羊總是一隻羊。』這是他底格言。他對於他底道德的首領底證典，崇拜得差不多像宗教的尊敬一樣，所以，如果在他面前，你要表示一種對於他所承認的證典稍微有些非難的意見，那可不是平安的事。

『誰說這樣的？』碰到了這種情形，巴爾戴克總要威嚇似地問。如果他並不十分惱怒，而能夠強自鎮壓的，他總會得將他那厚大的拳頭在說話者的臉上晃動着，嚴厲地說：

『祇有傻子纔會說出這種話來！』

在另外一間同樣大的房裏，還有兩個在這荒野裏的永久的居民：那是鎖匠波朗凱微支，和曾經做過地主的那個斐立克思·巴平思基先生。

如果說荷洛岱爾思基是一個正站在危崖底邊緣上的人，那麼波朗凱微支便是早已墜下在深谷中了。當我走進那房間去，他正在那他稱之爲他底橈子的小桌子近旁爬刮着些不知什麼東西。他很蒼白，很瘦，身材很小，而且因爲他底佝僂，愈顯得矮小了；祇有幾個十分衰老的人走起路來纔比他更佝僂得利害。

「你就把身子伸直一次也行。」我常常對他這樣說。

「哈哈，哈哈！」波朗凱微支便會柔和地笑起來；「祇有這地，這地，親愛的先生，纔會得伸直我。我從十歲起就整天地自早至晚坐着做工，即使是鋼鐵也會彎曲了。」

這個人底生活倒真是一部奧德賽傳奇——祇可惜他，這個可憐的人！並不是英雄奧德修士。厄運驅策着他流轉於西伯利亞各處，而他底定命要他在最壞的地方咽氣。

當我進去的時候，巴平思基正沉睡著，但我們底談話驚醒了他，於是他起來了。他身材很高，肩膀很寬闊，體氣很強壯，他底生着龐大的凸出了的眉毛的，周圍繚繞着煤一般的鬍鬚的烏黑的臉常常顯着一種剛毅的表情。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感動得下淚；如果有什麼事情十分深切地刺戟了他，他總祇是瞬着眼睛，伸出手去取伏特卡酒。他是不知疲倦，有能力，而知道怎樣工作的人，他曾像一隻牛似地工作着，直到兩年前他開始無希望地酗酒的時候。「他要不是曾經受嚴密的管理過的，便是曾經苛刻地放縱過的，」巴爾戴克常常這樣說他。所以他現在好像是難以挽救地墮落了，雖則在好的環境之下，他或許會得從他所墮入的深淵中自己拯救出來；因為他是一個有格外

強壯的品質的人。

在俄羅斯，有一種駕車的黑馬，叫做「別跳格」。(註二)這種馬脾氣很壞，很高，異常地壯健。這種牲口用泰然的，有準則的步武走着，一點也不奮力。當你如果問一問牠們能曳多少重量，你就可以曉得至少有六十個普脫，(註二)而牠們通常總曳到一百個普脫。

巴平思基就像一匹「別跳格」；他甚至行走也用着「別跳格」的步式。當他粗魯地跨着大步向前走的時候，你如果要和他去並行，這永遠是不可能的事。他常常到城裏去買東西——麪包，肉，和伏特卡酒——因為沒有人能走得像他那樣快，而且也沒有人能像他那樣禁受無論如何嚴重的寒凍。

他是個硬漢，究竟有多少重荷可以壓在他身上，沒有一個人能夠猜想得到；——他是個真正的「別跳格」。他還有一些小聰明，時常救拔他不至於完全沉淪下去。佔有了這所孤獨的屋子的

(註一)別跳格(bitars)。

(註二)普脫(pood)，俄重量名，每普脫約合我國二十六斤十二兩餘。

是他，所以他便是這屋子底當然的居停主人了；但最最特色的事情，便是他居然能夠找到一個庫脫女人，醜陋可憎得像地獄一樣，她竟願意到這小小的殖民地裏來做廚娘，而且規矩得祇有野蠻人纔辦得到。優獨克茜亞因此便是這孤寂的地方的第六個靈魂了。

這些居民並不全體贊成慶祝聖誕節。巴爾戴克和——這是更奇怪的——荷洛岱爾思基兩人尤其竭力地反對。荷洛岱爾思基堅持着道：『不，決不；你要我喝多少伏特卡我就喝多少，你給我吃什麼我就吃——但是聖誕節嗎？決不慶祝！』後來，直到巴爾戴克底頑抗也被波朗凱微支底超越的辯才所軟化了，他纔表示讓步。

這種社交的集會底普通的秩序，第一總是那巴平思基絕不延滯地跑出去買食物，他很快地採辦了麪粉，牛油，鹽漬魚子，和一大罇酒來。稍微點了一點飢，並且喝了一大杯酒以提提神之後，我們便都到前面的房間裏去，不致於攪擾優獨克茜亞，依照了波朗凱微支底支配而動手的烹調。他對於這種遵從覺得非常驕傲，於是往後仰着頭，正如他在想把自己底身體伸直些的時候所常做的姿勢，臉上裝着一副極端莊的神氣。他已經深深地感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於是，代替了一個

個的字，他嘴裏模糊地咕噥着，那是，尤其是在最初的時候，差不多窒息了他。最後，這咕噥的聲音停止了，便有聲音從廚房裏發出來了，那熬牛油的聲音，劈木柴的聲音，和捏麵粉的聲音，這告訴我們波朗凱微支已經鎮靜了他底情感，用着他自己底意旨在指揮炊事了。

在前間裏，這時候熱鬧起來了。巴爾戴克和荷洛岱爾思基也已緩和了他們底拘執，漸漸地喧噪了。他們計算着最後一次守聖誕夜到如今已有幾年了；後來，當巴爾戴克提議了最好「在這樣盛大的慶祝會中，大家須得略微整潔些再坐下來，」於是一陣大衆的沐浴更衣開始了，好像各人都在預備赴一個跳舞會。

喬財富先生呈顯出一個很可愛的硬領，高到他半個面頰，在喉間打了一個用棋盤格布的手帕做成的漂亮的領結。巴爾戴克從碗廚裏拖出一個小袋來，搜檢了好久，取出一條擦損了的賤價的絲帶，他試想結在他底項頸上，可是竟不成功。他底鈍拙的，不習慣的手完全不服從他，所以那絲帶便從他手指間溜了下來。但是因爲看見了那鞋匠底漂亮的領結，巴爾戴克便轉身向他請求道：「幫助我打這個領結，你肯不肯？」這鞋匠便來幫助他，但他一邊不經心地打着領結，一邊卻在喃

喃地說這絲帶底襪襖；祇當巴爾戴克低聲地說了一句：「但這是從家鄉帶來的，」這鞋匠纔用一種不同的語氣回答了一聲「啊！」於是他把巴爾戴克引到亮光下，替他打好了一個「使人敢於去求婚的」領結。巴爾戴克帶了這領結，好像吞咽了一根火箸似地在房間裏走動着。當巴平思基也扣上了一個新上漿的領圈，而荷洛倍爾思基穿上了一件舊的短外衣——在這件外衣上，他會費了半小時去拂刷掉污漬，——之後，我們全體底外表便和慶祝會底內在的意義相和諧了。是我們全體，我得重說一句；因為，當那隔壁的房間門大開的時候，波朗凱微支也穿著得同樣漂亮地顯出來了。他穿着一件長長的，擦損了的外衣，雖然他底領圈比那鞋匠的小一些，但他底領結卻無疑地較次劣些。

波朗凱微支調了一二次嗓子——實在，他調了三次。一手抓着門，而將另一手招着我們，他莊肅地鞠躬着說道：

「晚餐已經預備好了！」

當我們走進裏間去的時候所看見的情形竟使我們出乎意外地吃驚得站住了。

在那房間的靠裏的牆壁旁邊，安置着一隻大桌子，照規矩地鋪着一塊白布。從破洞裏可以窺見那鋪在白布底下的桌上的乾草。(註一)兩架損壞得很厲害的燭臺上燃着兩支蠟燭照亮了這桌子。在桌子底一端，放着一隻大盤子，盤中堆滿了誘惑地散着熱氣和美味的鹿脂餅。(註二)在另一端，放着一盤加了醋與胡椒的鹽漬魚子。盤子的周圍放着麪包，近旁還有一瓶酒，酒瓶底四周環繞着各式各樣的小酒杯。但在桌子底正中，在那唯一的盆子裏——從前是白色的，但現在變得黃色而帶裂紋了——卻盛着那從家鄉寄給我的聖餅底碎片。

大家全沒有想到居然會有桌布，有乾草，或那聖餅，所以這許多出於意表的附屬物著實給予了很大的印象。

波朗凱微支，大大地感到了愉快，便走到桌子邊小心地拿起那盛着聖餅的盆子。幾乎連背脊

(註一)波蘭人的風俗，在聖誕夜飯時，必須將乾草鋪在桌布下。

(註二)鹿脂餅，原文爲 ofadi。係耶庫脫人底一種美饌。用鹿脂製成餅，與鹿乳凍同食之。

都要折斷似地挺直了他底身體，他調了一下嗓子，張開了嘴，當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盼望着等他說話的時候，他聲音顫抖着道：

「哎——哎！諸位，這聖餅是直接從華騷來的呢！」

這鎖匠這樣說着，已經不能使他底語氣更有力些了。

我們早已性急地坐了下來，因為那鹿脂餅底誘人的香味已經升上來透入了這時候的莊嚴。但這簡單的幾個字卻在房間裏投擲了一陣寂靜，我們全都不由自主地站起來排成一列，祇有我們五個頭還向着那盆子。

波朗凱微支又挺直了一下他底身子。

「哎——哎！諸位，這是如此神聖的——」

「這有沒有受過牧師底祝福呢？」巴爾戴克懇切地中斷了他的話，神情之間，充滿了愉快的景仰。

「我想是受過的；否則他們不會送來了。」波朗凱微支很自信地回答。「但是，」他接着說，

「哎——我要說，因為這是一件如此神聖的東西，我們要不要分碎牠呢？」

「分碎牠！自然我們要把牠分碎來的！」五個人異口同聲地說。

波朗凱微支又用了一下力，把他底身子挺得更直些。

「但是因為——那是——我以為——並不敢得罪我們的親愛的巴平思基先生——於是他向他恭敬地鞠了一躬——『我們都是這裏的主人，所以我希望——那就是，我想——最好讓這位先生，他是我們的客人，來傳遞罷……』」

好像在做完了一樁很難的工作似地漲紅了臉，淌着汗，他鞠了一躬，將那盆子遞給我。

現在，輪到我來說話的時候了，我纔懂得了，他在說那段簡短的演辭的當兒所感到的困難。我底手顫抖着，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巴平思基臉色白得像一張紙，當我走到他跟前去的時候，他底嚴肅的臉依舊好像從大理石中雕刻出來的。如果不是他底眼皮在睜動，我一定會當他是一個死屍而不是個活人的。他費了許多時候去收拾從他手裏掉下來的餅屑，我不曉得他究竟吃了些沒有。其餘的那些人全都是這樣子。

波朗凱微支，因為是心腸最軟的人，所以首先像小孩子似的嗚咽起來；雖然那站在他旁邊的巴爾戴克將肘子撞着他，可感地祈求他『安靜些罷，否則他自己也要像羊一般呷起來了，』可是全不中用。當我走到了巴爾戴克面前，他底勇氣也消失了；他低低地俯下了他底灰白的頭，伸出手來接聖餅，他漸漸地高聲吟着：『憑着天父……和他底兒子……憑着聖靈……憑着聖靈，』他反覆着聲音低了下去，忽然放聲大哭起來。

眼淚給我們全體許多慰藉——只除了巴平恩基，他並不和我們一塊兒哭泣，祇是像化石似的站着，睜着他底眼睛。我們可以看得出他已經是很傷感了。因為，站近着桌子，他兩手一齊伸出在那酒瓶周圍的杯蓋中間，高聲地撞響着一隻酒杯。他底眼皮和手都好像發寒熱似地顫抖着，不由他自主；當波朗凱微支，他這時已經又平靜了下來，走到他面前去的時候，他祇微弱地說：

『把酒倒出來，兄弟。』

波朗凱微支開始斟酒了，於是每一隻手都伸到桌子上來了。

自然，在這許多杯子裏要立刻都斟滿了酒，這是不可能的。但當我們大家都覺得了需要喝一點酒，我們便彼此抱怨起不早些把酒杯斟滿了。然而，對於這種情形，巴爾戴克立刻就用他底智慧的觀察止住了，他說：「我們這裏沒有一個人是聖靈，所以不曉得我們會有這許多悲哀的。」後來，所有的酒杯終於都滿了，我們便寂靜地喝乾了，心裏祇恐怕有一種新的情緒會得激發起來，接着我們就吃那加胡椒的鹽漬魚子。這是一種必須要先適當地潤潤嘴纔能吃的食物。所以在波朗凱，微支重又拿起酒瓶來的當兒，大家的手又都伸到他面前去。而這時，我們看到巴平思底手卻不在其內。

巴平思基照剛纔的那樣站着，手裏拿着空杯，緘默着，動也不動，面色蒼白。巴爾戴克，他對於患病的人是有經驗的，第一個看出了他底危險，於是立刻跑到他身邊去，急切地診視他。

「這分明是那悲哀驟然抓住了他，」他最後這樣斷定。「如果牠沒有出路，一定會使他窒息的，正如一頭野蠻的狼殺死一隻羊，祇有一法能阻止牠：如果悲哀並不和眼淚一同從眼睛裏發洩出來，你就得讓牠徐徐地在身子裏往下流，等牠慢慢地流散了，心裏就不會覺得壓悶了。他應該立

刻再喝三大杯。這是不不要緊的；他是個身子很壯健的人；馬上就會復元的。」

於是巴爾戴克揀了一隻最大的酒杯發令道：

「斟滿了，波朗凱微支！」

波朗凱微支就給斟滿了，巴平思基便機械地喝乾了；他又斟了一杯，巴平思基又喝乾了。可是他底苦痛顯然還沒有減退，巴爾戴克便再來開始診視他。

「你還不會偶然在某一部分覺得回復些元氣嗎？」

巴平思基點着頭承認了；於是當伏特卡酒送過來時，巴爾戴克在別的許多酒杯中揀了一隻普通的杯子，斟了近半杯酒，遞給巴平思基。

這藥劑的功効真奇怪。巴平思基一口口地啜着酒，當他飲盡了以後，臉上的青白色全都褪了，他坐下在桌子邊，要吃些東西了。有人遞給他些鹽漬魚子。而當我們大家都看見了這個危險立刻消滅的實證之後，一副重擔纔從我們心中沉了下去。巴爾戴克對於他底藥劑的驕矜，現在是不下於波朗凱微支之於他底聖誕夜飯了。於是他們倆便互相要求各人施展出最好的證明來。這樣下

去，到巴平思基吃完了兩磅鹽漬魚子而住嘴的時候，這晚上的第一個危險的插話纔得平安地過去。

在這荒野裏，現在有了一陣營營之聲，好像一羣蜜蜂；每個人都說着話，雖然各人都用本來的聲音說話，但是所造成的喧鬧聲卻足夠有十二個人。

我們都充滿了一種渴慕着的快樂，我們底心都柔和得把最近的煩惱，忘記了許久的苦痛，以及各人底比一個守財奴藏匿他底銀箱更祕密地掩藏着的傷創全都公開出來接受這慰安的藥劑。各種苦難底幻影排列成一條修長的無窮的鍊，在我們眼前經過，好像看萬花鏡似的，將各種人間的苦惱顯示給我們。

既已領略到了我們所希冀着的慰藉，又看見了周圍的沾濕着同情之淚的臉，我們便各人自願地承認我們底過失和罪惡，在大衆之前招認着，并且表示了對於我們底過失的至誠的後悔。

巴爾戴克拍着他底胸膛，責罵着他自己的很大的弱點；波朗凱微支嗚咽着，可憐地對於他底

因種種身受過的困難而養成的壞習慣懇求被寬恕了，這是在他底能力以外的；其餘的人也都會罵着他們自己。

祇在各人都表示了悔恨，而對於那些過失——這是各人在他底荆棘的路上都被牠所克服的——的全盤的寬恕恢復了我們底失去了的尊嚴之後，黃色的，起皺紋的臉上纔輝耀着至誠的，孩子氣的快樂，於是我們纔敢擡起眼睛來向上望。現在我們大家在同等的地位了。第二個插話，並不比第一個不危險些，也居然平安地過去了。

於是要輪到第三個插話了。

在我們中間，大家都很諧合，互愛底愉快的情感，手足之誼，和同情心，開始用喜悅來震悸我們，並且預示着我們所渴望着的時刻。

正如一羣鳥在黑夜裏飛向火光一般，未有生活經驗的人都在這裏投身於那致命的大麻了。但是那些有經驗的人卻避開了這種甜蜜的杯子，這杯子是常常以牠底迷人的藥劑陷害我們，欺

誘我們的。他們避開這杯子，正如避開死之幻影一樣。這個杯子現在就毫不遮掩地陳列在我們面前。那掩藏着誘人的毒質的遮布已經一一地撤去了；現在祇要你走近去喝牠——喝到你底精力完全銷竭了。

第一個想起家鄉底快樂的回憶來的，就是那年老的巴爾戴克，他展示了一幅他底家鄉桑獨米哀茲平原的黃金似的背景畫，這是充滿了力量、純樸和嬌美的畫幅。頭髮披散着，臉紅炎着，用了一個年老的聖書的預言家底感人的眼光，他將他底家鄉的最美麗的平原、牧場和森林指示給我們。他引導我們到田野風味的葦草屋頂的茅舍裏去；他悲惋着掩覆在這些屋頂底下的不幸；他又引導我們到那些崇敬着上帝底名字的教堂裏去。

於是我們所希冀着的神蹟來了；我們在不眠之夜所曾夢想到的，那種隱藏着的慾望底目的居然實現了。我們底遼遠的祖國，我們底家鄉的空氣，那黃金的太陽，此刻是與我們同在這荒野裏的暗室中。我們看見了那個祖國，感覺到而且還撫摸到牠；我們身在這裏，然而卻生活在那裏；遠離着牠，我們用青翠的顏色裝飾牠，我們用花裝飾牠，我們用最美麗的裝飾品裝飾牠，用我們底祇爲

了祖國而跳的心。這祖國，是我們底新娘，我們一息尚存，總要忠誠於牠的。

這難道不是一種努力嗎？實在是，請上帝替各人保留了這種努力罷！強健的人曾經想舉起那西雪普斯的大石，而到如今他們底枯骨鋪白了墓地，有些醉漢，從這家酒店到那家酒店地流浪着，一羣瘋人，在醫院裏咽了氣，都證明了這塊大石不能舉起來這事實；因為這個要想舉起大石來的人愈變得厲害，這塊大石摔破他底狂氣的頭顱的力量也就愈大。

一陣狂氣侵佔了我們全體，眼睛裏漲紅着血，鼻子擰大着，心預備從我們底悲痛的胸中破裂出來，我們着手做這種超乎人力的事業了。

於是，那個可以粗暴地處理我們底幻象的勇敢的人真可憐啊！那個勇氣用出來得太短促的不幸的人真可憐啊！在他能夠振作起來之前，在一隻別種的友誼的手中揮動着的一柄刀，已經閃亮在你眼前了，這不幸的人便會得受到殺身之禍，正如那些孱弱的動物在一羣暴怒的野獸中間殘酷地被吞噬了。

一組六個聲音的樂隊，作着深沉的回聲，在這孤寂的屋子裏的大房間裏奏響着。悲哀和愉快的歌自然而然地在這同樣的不可變更的秩序中交替着，在這秩序裏，是什麼都有的。一個克拉科地方的土著，那會得跳演克拉科舞曲的巴爾戴克，他本身就是個主人。祇是一闕「我們不是很壞的人物」（註一）就可以滿足了最強烈的聲音方面的熱情，所以我們唱了好幾遍。因為我們中間，有許多人，不僅五年或十年，甚至有二十年或更多些年數，沒有聽到過唱這個小曲了。所以，雖然巴爾戴克底聲音已經啞了，爲了大家的快樂，他又唱起第五遍來，并且把那最美麗的第二節複唱了六七遍。這個歌底每一個字，這樣地動人，又這樣地富於詩意的樸茂，給我們引起了莫可名狀的熱情。

『啊，多麼好的歌啊！這纔是一首歌呢！』簡短的喝采聲發作了；巴爾戴克雖然依舊唱了下來，沒有中止，但他勝利似地向四周看了一眼，湊空兒就很簡短，但是很清楚地，回答每一個喝采聲：『這是一個克拉科的歌啊！』

巴平思基跟着每一個歌謠的曲調，好像一隻手風琴似的嗚嗚地唱着，但祇是屢次地反覆着兩個很不諧和的音節：『提那，提那，提那，提那。』可是他用着最大的熱情唱着；強勁得如他平時的聲音一樣，而且燃燒着內心的火焰，他現在是很可怕的了，唱着那沒有字的歌，在這裏，他把永不用字句表示出來的苦痛和悲哀全都放了進去。

最後，我們已經唱完了我們所曉得的歌，沒有人能夠再想出什麼來了。但是因為那侵佔了我們的狂氣這時已達到了最高度，所以便需要找出些新的歌曲來，用了牠底辭句和意義，對於這些已經升上來的情緒，給予一個廣大的出路，並且對於我們現在的感情狀態，給予一個解答。

在許多能夠使這種戀慕之情獲得出路的祖國底歌曲中間，最最偉大的要算是那些宗教歌了；因為無論是悲哀或喜悅，惋惜或慶祝，在牠們底深切而靜穆的情感裏，常常顯得很高貴的。在這種歌裏，聽不出什麼，找不出什麼來的，那些人真是可憐的。那四句節，復活節，和聖誕節的歌都是古代傳授給我們的最偉大的藝術的遺產。這是藝術的創造底一個區域，牠並不是由於某一時代

或某一階級所產生的；牠是整個國家以數百年的存在合力完成的，以全部的人間的喜悅和悲哀——所有的靈魂，獻贈給牠的。

所以我們是擁有着一個歌曲底寶庫，牠是深切得像國魂一樣，——這是與表面的，淺薄的傷感不同的——而偉大得像生存一樣，但祇是被年紀的幕蒙蔽着，使我們看不清楚。

無論將多少極度的悲哀或非常的喜悅投到這深淵裏去，牠底表面決不會皺動一下。對於最大的洪水，牠也祇報之以漣漪略起，而牠底柔和的流行，甚至一點也不會使牠底水有什麼動亂。

從這個至今還沒有足夠地評價的寶庫裏，將來的大藝術家可以去取得靈感，正如那些受到真實的苦痛的人在今日所做的一樣。

有什麼人不知道那首很好的頌歌『海上明星』呢？但是當我們在那裏唱的時候，大約還沒有幾個教堂唱這首歌。牠底歌詞和曲調都符合着我們底情緒。這首歌的簡單的歌詞也許是爲我們而寫的；牠底莊嚴而偉大的調子，撫慰了我們底被自作自受的傷創所苦痛着的心。巴爾戴克第

一個跪了下來。其餘的人便都依着他的樣，於是乎至誠迫切的祈禱辭便從我們嘴唇裏流出來了。但當我們唸到『替我們救免了飢餓和疫病，保護我們沒有流血和戰爭，』我們底祈禱竟虔誠得聽得了我們所沒有聽得的，看見了我們所沒有看見的，巴爾戴克哭泣着站起來道：『啊，仁慈的天父不會得聽見從這個瘧疫底巢穴中出來的這樣偉大的祈禱的！我們應該到露天下去祈禱上帝的！』他說着便走出到屋外去，仍然穿着他原來的衣服。

但我們底力量現在已經幾乎銷竭了。連巴平思基也在不時地停止他底歌唱了，惟有他底張開着的嘴，和手的掣節，表示他心裏還在唱着。忽然，重新又感動了我們的，是門外響着一個強力的聲音：『上帝誕生了，勢力顛震了；』於是巴爾戴克被優獨克茜亞從露天——在那裏，他的確會得凍僵了的——裏拖了進來，又用他底低小的聲音唱起頌歌來了。

另外一股至今還沒有發現的清泉流注在我們面前了。我們難道可以忘記了牠嗎？因此，雖然我們底嘴唇已經不很能夠翕動，我們卻熱心地飲着這新鮮的水源，而我們的樂隊遂連合了已回復的力量唱了一首新的歌。這愉快的上帝降生之歌又把我們從這耶庫脫地方遼遠地帶了開去，

用一個新的火燃旺着我們底心，那是真理，信任和希望之火。

我們祈禱得很長久，很熱心。甚至優獨克茜亞也被我們的祈禱所誘惑了，去捧了一個基督聖像來，在牠前面鞠躬，懇求似地反覆着說：

「上帝，偉大的上帝，開恩罷！」

辭行（一個女士底記錄）

娜芙柯絲卡

（大戰的初期，當俄兵在勝利的德奧聯軍之前退卻時，毀壞一切的時候底一個紀事。）

一

當維思都拉河上的那些橋梁還存在着，以鐵和石連挈了現在已分折爲兩部分的城底兩岸的時候，我趕過河底對岸，到我鄉下的那所被遺棄了的屋子裏去，因為我想我還可以把上一次遺留下的許多東西搬運進城，以救護牠們底可疑的命運。

我尤其想把那些早已包裝好而安置在閣樓上的書箱帶了回來。這些是我底那個在好久以前就搬走了的藏書室之一部分，但是因為牠們底可觀的重量，所以在第一次匆遽的搬家中被遺剩了。

那屋子已經封鎖好，交託給馬丁安爲看守了，他是個駝背的老頭兒，他和他底妻子還替我管守着屋子以外的其他部分，花園咧，樹林咧。

當我走到之後，我看見我底那個荒野的，忘卻了的森林世界已經完全變了樣，改成一一個大的露營了。空寂的樹林像一個活物似的在動了，正如在馬克倍斯眼前所看見過的那個嚇人的「南森林」一樣。這裏被一支軍隊所佔滿了，每人還有一匹好看的高頭大馬繫在一株松樹上。遠遠地向樹根中間望去，可以看見有許多小的灰色的營帳支起在大木材上。疲乏的傷兵遍地躺着，或睡在這些和馴的馬匹中間。沿着這和平的，銀白的林中小路，好像蒙德賓御園中的摩托車一樣地排列着一長串的，便是那些有輪的行軍鍋，火藥箱，和輜重車了。

在樹林腳邊，在那花團錦簇的今年還沒有刈過的草場上，正在喂飼着一羣從遠地趕來的美麗的烏克蘭牛。並不是我們村裏長大來的小綿羊正在一個鄰近的小山上嚙草。

馬丁底那個駝着背的身影，急急地在那條從我家通出來的路上趕來了，他做着看不懂的手勢。當他走得很近之後，他不滿意地，又好像要推掉一切的責任似地，告訴我，我已經受搶劫了他。

說：「今天早晨，我照例地盡着我底責任，去巡視一回。那時一個人都沒得看見。而現在，滿個樹林裏都是兵了。他們來打開了屋子，把所有的東西都偷了去。等到我妻子趕去，他們已經走出來了！」

「什麼，把所有的東西都偷了去嗎？」我問。

馬丁靜了一會；終於說道：「是的，譬如，連茶壺都拿去了；絕對的一切都偷了！」

我走到大門邊，果然，已經開得直挺了，在這門內，馬丁底妻子站着，臉上顯露出一派憂愁的神氣。在樓上的房間裏，地板上散滿了從抽屜中取出來的什物。在閣樓上，幾十本書從包裹和書箱中被取出來，非常凌亂地狼藉着。沒有裝訂的卷帙都散落了，零星的書葉和插圖有些須從各處和收集攏來，有些竟找都找不到了。

我走進廊下。在美麗的園中的綠草地上，因為這時正遮在陰暗中，所以隨處都躺着兵士。在木莓繁熟的那一部分，有一大羣兵士在那裏。近屋子的地方，正在一株多蔭的亞馬利思梨樹底下，四個兵士正在躺着身子打牌。他們都把防禦毒瓦斯的，有兩個厚玻璃眼睛的面具繫在帽子上，所以他們底頭上，因為有了這一對龐大的眼睛，看過去就好像是一種昆蟲底頭了。在許多紙牌壳子中

問，我無疑地認出了些常常放在我們底火爐邊的。我於是走到這些兵士面前去，說我底屋子已經被劫掠了，我失去了幾件東西，急於要尋到牠們，尤其是那些沒有人用得着的婦女衣服，我并且說我還希望他們能擔保將來沒有人再走進這個屋子——至少也要等到我重新把那些被損壞的書包裝好，把賸餘的東西收拾好了。

我居然能夠說得很自由，因為他們竟沒一個想打斷我。我靜默了，於是一個騎得最近的兵士擡起頭來——這種動作使我想到一個水秤了——他看了我好一會兒，纔說道：「你底書管得我們什麼事？我們連你底話都不懂！」說了之後，他將他底兩對眼睛很可愛地看着我，咬了一口綠得像胡瓜的半熟的梨子。

「在這裏是得不到什麼的：你應當去找一個官長，」馬丁在我旁邊立了一刻兒，這樣勸我。

官長的駐紮所是在四分之一英哩以外的，一座靠近林中小路的小屋子裏。霧消散了，在黑暗裏，樹林中間顯現了許多火光。人們可以聽見一陣紛亂的聲音，不知名的兵士底歌唱，和悲哀的音樂。我們不多時就達到了目的地。有人招呼我們走進了一個幾乎是空無陳設的房間，那裏站立着

些兵士，發着一陣喃喃然的說話聲。在一隻長桌子上，在一支沒有燭臺的小蠟燭的微光旁邊，有兩個人正在寫些什麼，還有一個人正在看着一張圖板，對證照像。有人問我可覺得害怕，當我忽急地完全告訴了他之後，他給了我一隻椅子。馬丁倚着身站在門邊。

過了一會兒，一個年輕的軍官，因為一個兵士去通報了他，從樓上走下來了，叩響着他底靴距，立正致敬之後，便問我需要什麼。聽了我底伸訴之後，他蹙着額，神氣嚴肅起來。『到此刻，我們還不曾有過這種事情，』他很尊嚴地對我說，他底聲音顯得很忠誠。『在什麼地方？』他問。『在樹林的盡頭嗎？』

『不錯，』我回答。

『啊，這樣說來，這不是我們底兵士，』他很安心地說；『那裏所駐紮的是機關砲兵聯隊，他們是根本沒有官長的。』

他不顧時候的太晏，答應我親自偕同兩個別的軍官去踏勘損壞的情形。他們允許我一定限令尋獲失物，而將那犯罪的兵士以嚴厲的軍法處罰。

我們都從林中的一條小路上，穿過營地，走回家去。這條小路，是我從小就熟悉了的，正如自己園裏的徑路一樣。霧厚起來了，火光好像罩上了一層蛛網。到處四周圍都有馬匹在吃着芻秣，和蹴起那被松樹根所生牢了的土地。歌聲在沉寂中完了，但隨即又在遠處響起來了。

在路上，我老實對那些軍官說，我底大目的並不是要收回失物或懲罰那些竊賊——當然更不必依照那「嚴厲的軍法。」我怎樣去指認那些竊賊呢？我底管門人當然不會認得他們，因為他對於肩章是不懂的，所以他會得說所有的兵士都是相像的。我祇恐怕這屋子裏將來再有這種損失，因為門上的鎖已經壞了，我所希望的就是既然有軍隊駐紮在這裏，那麼總應該指定一個守衛。

我們走到了這屋子。馬丁領導這幾位軍官走過一個個的房間，用一支蠟燭底光照給他們看各種東西底情形。這些軍官，顯然很煩惱地，看見一個「真正的普格隆」了。（註一）這許多書籍之被散亂，對於我是何等重大的——一個損失，他們是沒有方法能了解的；有一位軍官聞着英國產的「甜荳」粉，好像聞一束花似的。但是他們叩響着脚下的靴距，當他們走出去的時候，他們又對於

（註一）普格隆（pogrom），原義為猶太人虐殺，此處當然是借用的。

這種損害行為抱歉了一番，並且指派了一個衛兵，在半夜裏站崗。

二

次日，樹頭頂上滿垂着雲，刮着風，而且很涼，但是很乾燥——是個真正的夏天。

在屋子底四周，從早晨起就有許多兵士行動着，減少了那個守衛兵底疲乏。一忽兒這個，一忽兒那個，都想看看這被劫掠的屋子是怎樣的。他們很簡單地從開着的門裏走了進來，把他們在園裏採下來的那些殘餘的蘋果都吃完了。有一個還站在門檻上，手舉起到帽子邊，鞠着躬，問道：「女士許我進來嗎？」

於是他走進來了，俯身下去，從地上檢起兩本書來。「女士能不能允許我請問一聲這些書是誰的呢？爲什麼有這樣多的冊數呢？這些書是不是用作一種專門研究的嗎？」他底問話的態度是這樣地悠然自得，使我也不得不竭力把我底答話保持着同樣的標準了。他說如果我許他幫助這種工作，他是很高興的，因爲他底手裏，已經有一年沒有書拿到了。因此他就留在閣樓上，用一個真

正的藏書家底熱心把大小形式相似的書整理在一處，又把散亂的圖葉收集攏來，一束一束地縛好了。馬丁很信任地看着這位助手，而馬丁妻子底臉上也顯然現着煩惱的神色。

在屋子前面，有一個兵士帶了幾枝紙煙來給那站崗的兵。另一個兵便諷刺地對他說：「哦，看情形，我想你總要吸一枝了罷？」

「在站崗的時候，你不許吸煙的嗎？」

「這是不許的；但是，或許在沒有官長看見你的時候……」

這說話者是個年輕美髮的可愛的孩子，是西伯利亞某小城中的一個管引擎的工人底助手。他很喜歡對人家講他底歷史。他總很奇怪他怎麼會得還活着的。他曾經從S聯隊的戰壕中逃出來，自然，如果他不被俘獲，他是準定要死的。敵軍底砲火都集中着他們底壕溝，這樣可以阻絕了一切逃走的机会。在他周圍的人都倒了，而他卻總覺得好像自己是決不會受傷的。「你想，女士，當他們把所有的砲火都集中在一點，你就非走不可；子彈緊密得簡直沒有人能支持了。」

「哦，你們為什麼不照樣緊密地開火呢？」

他顯着可愛的驚異的神氣說道：「但我們沒有東西好開，怎麼辦呢？」他滑稽地回答。

哦，無論如何，這場戰事是很快活地告終的。但是，別的人，他底同伴……啊，他們多麼奮勇啊，好傢伙！一支可敬的，光榮的軍隊，S聯隊！差不多個個都陣亡了；看了他們真是悲慘啊。現在他們已經把新兵來補缺了；但這已不再是老隊伍了；永遠不會再有這樣的血仗了……要訓練他們到這個程度是很難的。他們會繼續地打過一年的仗。整年的在戰爭中！他們會經圍過特里亞爾陀，在勒服夫，甚至還圍過格拉哥。「你曉得格拉哥嗎，女士？」

「我曉得的。」

「哦，那就在那裏，就在那裏，離格拉哥祇有五英里了。一個刮風的日子底寒冷簡直刺進我們底骨髓裏去。想想離城已祇有五英里了啊！」

我走開了，回去包裝我底書。我看見有一個婦人站在門邊，原來是一個鄰人；她很害怕，又很懦怯地說道：

「我想他們已經搶了你府上了，女士！」

「是的。」

「現在他們到我那裏去搶劫了，」她軟弱地說。「他們底牛把我整個草場都吃光了，他們搶了我菜園中的一切東西。今天早晨我去看，胡瓜一個都不賸了。明天他們要割我底麥了；軍官給了我一注現金的定錢，其餘的錢，他付了我一張期票。據說他們要把一切都燒掉，這可是真的嗎？」

「我不知道。」

換了個新的守衛兵來了，年紀很輕，眼睛漆黑，是一個憂鬱的西伯利亞鄉下人。他笑的時候，他底牙齒便像爪一般地顯露出來了。

「我們並沒有偷什麼東西，但是上頭卻下令要我們來做這贖罪的苦行，」他輕蔑地對馬丁說。「很好，我們做的。在戰壕裏真是很壞——非常之壞！我們差不多常常是和敵人很近的，彼此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我們常常除下了帽子，擊起在空中；他們便開鎗射擊。如果他們射中了，我們便揮一塊白手帕；這就表示他們已經射中了。後來，他們舉起帽子來，於是我們開鎗。」

「你可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嗎？」馬丁問。

「從西伯利亞來的。」他回答着，旋轉了頭。「我們是四弟兄，都當兵的；兩個還寫信給我，老四已經去世了。我們底父親是個老人，他不用犁地，也不用播種。他賣掉了一匹小馬，得到一百五十個盧布，因為既然不再有農作了，還用得到什麼馬呢？上帝啊！這裏是一個什麼地方啊！」他哀憐地繼續着說。「在我們西伯利亞，一個農人沒有十頭以上的牛是要算窮苦的了，我們是富有的！我們有田，在那裏，麥子像任便什麼東西似的長起來。我們把肥料用車子載出去燒掉；因為我們用不到這東西。啊！西伯利亞！」

那婦人，我底鄰居，靜靜地坐着。聽了這樣的像天國一般的地方，她覺得很奇怪了。當她臨走的時候，她沉思而興奮地說道：「自然，如果我不把這些麥賣給他，他們一定會得來取去的。即使祇得那兩個盧布，也總比這樣好些。」

我又走上了樓，到了傍晚，我把書籍什物都收拾好了。

那個愛書的兵對於書籍和他底蠢笨的同伴發了許多精密的議論。他講打仗時的精神狀態，英雄事業底生理學，命中註定要死的人底歸真，以及其他等等。他是一個多思慮的人，并且顯然又

是很善感的；但他所說的一切，都有東方思想底迹印，排列得很有系統地一層一節地說下去，同時又說得很透澈，完全沒有初步智識底那時的質樸。

我說：『你可是隸屬於這機關砲聯隊的嗎？』

『當然，誠如你所猜料的，女士，我是個小兵。』

『我很想到嚴密的營裏去看看機關砲。可以嗎？』

我立刻就看出我已經問得有些不合禮了。他窘促着，臉色都變白了。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架機關砲。』我接着說，『直到如今；但是，自然，如果有什麼困難的話……』

『並不是這個關係，』他遲疑了一下，回答道。『我應當老實告訴你，女士，我們連一個空的彈藥筒都不剩了。』

他收住了嘴，緘默着。在這時候，他並不像一個心理學家似地安閒了。

『你懂得嗎，女士？』

「我懂得。」

「我們也絕對沒有官長。除了你在樹林中看見的東西之外，更沒有什麼了；那些剩下來的都是可憐的百戰餘生——兩個聯隊祇留得大約二百個兵士。」

次日清晨，馬丁快樂地告訴我，那些兵士已經在昨夜開去了。他們並沒有燒掉什麼東西，但是大概晚上會得有另外一支軍隊開到的。

「那個幫助你理書的兵很早就到這裏來過了。我說女士還睡着，所以他祇擱下了一個名刺。」

這是一個拜客的名刺，摺着一角，在底下，有一行用鉛筆寫的羅馬體字“P. P. C.”（註1）

「不錯，朋友，」我自己心下想，「這就是我希望你們在搶劫了我之後留給我的紀念品……一張辭行名刺！而我從你們這些人底暴行之中所得的解救，就是別人底樹林，房屋，和花園底毀壞了。」

（註1）法文 *Pour Prendre Congé* 之縮寫，意為「辭行」，西人辭行，輒以名刺摺左上角而書此文。本篇原題，即此三字。

巧克切人(註二)

謝洛修思奇

這鄉村完全包圍在寒冷的北極之夜裏。底下，地面上流動着冷霧；上面，在燦爛的繁星間，伸展着一片烏黑的天。

在一座有許多小窗和一個平屋頂的小屋前的階石上，這時正有一個人站着；他底頭上沒有戴帽，兩手深深地插在袋裏。他正擬視着南方，在那兒，第一線的曙光會得在悠長的昏黑中間透露出來的。有時，他幻想着他已經能夠在那兒看見曙光了，因為好像有什麼東西在這無盡的黑暗中顫動起來了；但是那不過是變幻的霧在來來往往的流動，而繁星在天邊閃爍而已。於是他底疲乏的眼睛轉向那小城，他底屋子就在這小城底城外。那兒，窗子裏晃動着燈光，狗在各個後院裏響亮地同聲狂吠着。「啊，這是多麼可怕呀！」他想——「真是夠使一個人發瘋呢。而且在這樣的寒凍

(註一)巧克切人(Chukchi)在亞細亞東北部的一種蒙古族土蕃。他們大都是結着小隊散居在北冰洋沿岸的。

裏，一定沒有人會來的。」

他正想回進屋子裏去，就聽見了一陣積雪在急驟的腳步底下被踏碎的聲音。他便側耳傾聽；腳步聲轉進通到他底屋子來的小路上了。

「是你嗎；約賽夫？」

「是的；你好嗎？」一個凍得發啞的聲音從遠處響着；隨即有一個中等身材的，從頭到腳裹着皮衣的人從黑暗裏顯出來了。「你在幹些什麼，傻子，在這樣冷的時候，祇穿了一件寬衫立出在這裏？你一定會生肺炎病呢。」

「誰說不會……再一年左右——」

「很好！但是我得告訴你，史諦芬，我可不願意死在這裏。要像一個人似地腐化都辦不到；祇能在這裏像一個鏽冰人像似地躺幾百年，而那些狗子儘在你身邊咆哮——」

「哦，現在牠們又咆哮起來了；牠們好像嗅得了什麼東西了，今天牠們越發壞了。」

「牠們一定已嗅得什麼東西了；人家說那巧克切人已駐紮在城裏了，我所以來給你通知一

聲。但是讓我們走進屋子裏去罷；這裏怪冷的，比往日更壞了。」

他們走進室內。史諦芬點起了火，忙着預備茶；約賽夫脫下了皮衣，跨着大步在房間裏來來往往地踱着。

「我說，這個消息對於我們並不是毫不重要的。」

「什麼消息？」

「他們已經來了。」

「那巧克切人嗎？」

「什麼，是的！」

史諦芬笑起來了，

「這是使我們不得和他們交朋友的；據說他們是和美國做生意的。」

「那麼我們和什麼人去交朋友呢？和那些洋鬼嗎？」（註二）

（註一）洋鬼，係Yankee之音譯，對於美國人之賤稱。

「不，和那巧克切人別鬧玩兒，你務必這樣做，因為你有工場，所以這事情你做起來一定是很容易的，——各種的人不斷地到你這裏來。我去勸蒲查，那個哥薩克人，把他們帶來；你就可以有第一等的翻譯人了。」

「無論如何該去勸蒲查——」

「啊，別說了！你常常對於一切事情裝做無足重輕的樣子。如果我有你底體質和氣力，而且像你一樣的聰明——」

「那麼你一定也像我一樣地想家鄉了，而且假裝做毫不在意——」

「你難道以為我不想家鄉麼？」

「不，我以為你並不想起家鄉——一點也不想。你有一個快樂的性質，你能夠用書籍，計畫，和夢想來消遣自己，即使這祇是很短促的一會兒。我就必須生活，工作，活動；我需要從外面來的印象。否則我這個身子就完全地粉碎了；我覺得我是正在慢慢地死去呢。」

他們坐着喝茶，聚談到午夜裏。在那永續的黑暗中，祇有看星底位置，可以分別出這是後半夜

了，寒凍愈加嚴重，地上坼裂聲愈響——這是因為村莊中的火光都熄滅了，羣狗的咆哮聲便愈幽靜下來，但是愈陰慘了。

「那麼記着罷，我將把他們帶來。應當想法使他們娛樂一下；你總知道該當怎樣做的。」

「很好。恰巧縣長底話匣子在我這裏修理；我就給他們玩這個罷。」

「那一定使他們快活的。『一個話匣子』——我想得出他們會怎樣說的！不要忘記替他們預備些伏特卡酒，那蒲查也該好好兒款待的。我們將來用得到他。不過我還沒有知道我們將怎樣決定——我甚至也不願意想一想；但我覺得這一次總有事情會得發生的……」

「什麼……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結果連一些伏特卡酒都會賸的，因為他們會全都喝光的。」

「你這個可怕的厭世家！你常常給我破壞了一切的！」約賽夫在廳堂裏喊着，砰的一聲把門在他背後關上了。

史諦芬在房間中央站了好一會兒，傾聽着約賽夫底輕快的脚步声。他微笑着，因為他喜歡被

人家罵作一個厭世家。

幾天之後，他正坐在桌子邊，背朝着門，忙着趕他底工作，他聽見外面有了一個奇怪的聲音——有人在好像不慣熟似地推拉那當作門鑲用的皮帶。

史諦芬詢問似地旋轉頭去，同時，一個扁平的，褐色的臉在門框下顯現了。

「進來！進來！你要讓冷氣全鑽進屋子裏來了，」有人在廳堂裏喊着。

史諦芬曉得這是蒲查底聲音。

「進來！」

「他們都是沒有規矩的。他們是真正的巧克切人。這一個叫做華帕脫卡；他曾經受過洗禮的。他還是一個酒鬼，還是一個賊，但是一個好人。這一個——頂好不要去碰他——是凱安維亞……不要碰他！」

這幾個土人安靜地立在房間中央，考問似地向四周看着，但一點沒有迷惑的神氣。他們底皮衣，他們是把皮毛翻向外穿着的，很重笨地在他們身上垂着。在史諦芬看來，他們是很相像的。但凱

安維亞有一副較黑的容顏，而在他底寂然不動的臉上，直挺的頭，和一種異常驕傲的閉緊的嘴唇間，顯然露出一種對於一切東西，任何東西的輕蔑的神情。

當他將他底歪斜的眼睛熱心地向室內瀏覽了一周之後，華帕脫卡露着牙齒笑起來了，這屋子與他自己底帳幕比較起來，真是很大很華麗了。

『把你底帽子除下來，』蒲查將肘子輕輕地撞着他，對他說。

華帕脫卡急忙除下了他底便帽，露出了那普通的圓錐形的巧克切人底頭顱。

凱安維亞沒有戴帽。他底又長又厚的攪亂的頭髮，用一條狹狹的皮帶在額上往後束住了。從他底裁得很短的皮短衫上生出一條相似的皮帶來交束着他底赤裸的胸膛和項頸。他對史諦芬尖銳地看了一眼，於是對他底同伴說了幾句斷續的喉音的話。

『喂！你聽見了嗎？』蒲查笑着說。『他們說起話來活像馴鹿。而且他們也崇拜馴鹿的；他們以為他們在下一個世界中也永遠和牠們一同存在的。但是約賽夫先生吩咐我把他們帶來，所以我帶他們來了。』

「很好。我立刻給你們煮點茶喝——還是喝些伏特卡酒呢？」

「還是喝酒好，因為他們不很想喝茶。」

史諦芬給他們看一塊磁鐵，並且把他底杜鵑鳴的鐘開給他們聽。他對於奏這種鐘聲，很得到一些效果；華帕脫卡很快活了，但是凱安維亞底嚴肅的態度卻在一切事情上投射了一股冷氣。火在爐中活潑地爆炸着；客人們都脫下了他們底皮衣，凭倚在長椅上；蒲查老是發着轟笑，華帕脫卡也靜靜地含着笑聲，但凱安維亞卻只管從這樣東西到那樣東西地溜轉着他底銳利的眼光。然而，到後來，連得他底臉上也高興起來了，喊着一種抑止了他底嚴肅的聲音，指點着幾塊壓風乾鹿腿的大石頭。客人們都在這些石頭四周圍成一個圓圈，伸長了手想把牠們舉起來，但是祇有凱安維亞纔能做得。

當史諦芬也照樣地能夠舉起這些石頭來的時候，這土著底臉上透露着一副友愛的神情了。他叫史諦芬「兄弟」，並且撫愛似地伸出手來摩着他底肩背。

「他在稱讚你，並且問爲什麼他從來沒有在那小旅館周圍的人羣中間看見你。」

「告訴他，我沒有工夫；我很忙。」

當蒲查講說了這些話之後；凱安維亞底臉上又聚集起一種嚴酷的輕蔑。

「他不相信你是個匠人——也不相信你是被縣長所看重的。他祇是個一物不知的土人。他們以為凡是一個強壯的人，祇是喝酒，打架，和看輕別人。」

這些客人們忠實地吃着喝着所有的呈獻給他們的東西。在分手的時候，華帕脫卡說了無量次的「兄弟兄弟！」當他們去了之後，那揉得很壞的鹿皮和酸敗的鹿脂底很難聞的氣味卻還遺留着。

「你底名譽將傳佈在這些巧克切人中間了；你從此以後不得安靜了，」蒲查在廳堂裏對史諦芬說。「我們感謝你底招待。什麼時候你再請我們呢？」

「去問約賽夫先生！」

「哦，他們來過了嗎？」第二天，約賽夫來問。

「我想是來過了！事後我還不得不把屋子裏通幾小時的風呢。」

「他們可會請你到他們那兒去嗎？」

「沒有。」

「我們應該耐心着。他們會得招請我們的。蒲查告訴我，他們都被迷惑上了呢。」

「我看倒是蒲查自己纔真的迷惑上了。他吃喝得足夠有三個人底量呢。」

「華帕脫卡呢？」

「爲什麼要講到他呢？他當然似乎是一個喝伏特卡酒的好手。他是個毫無價值的人。」

「不用這樣的瞧不起人；他們會很好地安排下道路，別人便會跟着他們。一個人必須耐心地等着；我勸你忍耐一些。我來把這事情安排好。昨天晚上，我曾去看望潘脫萊神父，那個傳教師。他正在學巧克切文。慢慢地我們自會得能夠做一點事情的。我們必須先懂得他們底風俗，和他們親熱起來，這樣他們就會喜歡我們了。不要絮絮地數說他們。」

「我並不是在數說他們，但是——他們在這裏坐得太長久了。」

「哦，我們也在這裏坐得太長久了。」

轉眼數日。那些巧克切人並沒有來。不願他底假裝的不在意和不信任，史諦芬未免有些焦灼了，他在那扇門每一次開的時候總忽急地回轉去望着。

一日，時候已經很晚了。剛纔做完了他底工作，爲了節省的緣故把燭火吹熄了，史諦芬正在爐火光中沉思着，而他底注意力卻被戶外的一種異常的聲音所吸引了——這是一種奇怪的喧聲和曳步聲。於是聽見大門粗暴地開了，并且砰的又關上了；有一個人喘息着衝進室內來，緊閉着門，好像有人想推進來似的。史諦芬吃驚得直跳起來，急忙點亮了燭火。一個巧克切人立在門邊，通身蒙着雪。他把那作門鑲用的皮帶繞緊在手裏，將脚抵着門以堅持他底身體，用他底全力拉着那皮帶。在這爭鬪之中，皮帶搖曳着。這土著望着史諦芬，做着一個祈求的手勢，表示他已沒有抵抗力了。在廳堂裏，有個暴躁的粗嘎的聲音辱罵着，并且重重地踢着門。史諦芬幻想着他認識這個聲音的。

「誰在那兒？立刻給我停止了踢門！見鬼的東西！」他暴怒地吆喝着。

這推曳的聲音停止了。一陣喃喃不絕的聲音有時卻更長了，但當他聽見有脚步聲走近來的

時候，這個不知誰何的人便離去了廳堂。於是那巧克切人放下了皮帶，轉身向史諦芬。

「兄弟！琪姆·卡瑪卡丹——於是也指着自已——琪姆沒有刀……琪姆……兄弟！」他裝做摔倒的樣子，表示他會得被人殺死。他底眼睛很友善；他底又胖又醜的臉，和那闊大的張開着的鼻子，表現着熱情和感謝。「兄弟！阿諾埃！阿諾埃！」

他走到爐火邊，搖落他底皮短褂上的雪。他底皮衣，頭髮，和耳朵中都滿是雪了。他以狂亂的搖頭表示他已通身都溼了，寒冷的水已經從衣裳底下流在他身上了。他打着寒戰，垂死似的要暈倒了。

史諦芬很曉得，在這樣冷的天氣，即使一個巧克切人，在潮溼的衣服裏也會冰凍得死去。他猜度到這個土著要些什麼，便點點頭。

「琪姆·卡瑪卡丹」笑着，便開始很快地脫他底衣服。一刻兒，他赤裸着身子，如一個希臘雕像，從他底皮衣中鑽了出來，史諦芬覺得很有趣地看他怎樣。這巧克切人靜靜地把他底衣服掛在爐火前面，向四周看了一眼，於是，看見了史諦芬底預備夜裏睡覺的牀，便很歡喜地跳上去，鑽身

在棉被底下了。

這些動作都做得這樣地巧捷，這樣地出於意外，所以史諦芬不禁大笑起來了。這巧克切人又從被底下探出頭來，很友善地反覆着說：「兄弟！兄弟！」

「哦，他到這裏來過嗎？」約賽夫在他底老時候走進來問。

「他到現在還在這裏呢。」

史諦芬把這奇怪的事情全都告訴了他底朋友。

「很好！很好！事情有活動了。」約賽夫反覆地說，點着脚尖輕輕地漫步着。

「並不見得有什麼很好的地方。我希望他去睡在你牀上。他好像一世沒有梳洗過。祇要他至少就剪一剪頭髮也行了；但是他底頭髮卻很長，好像他要使他自己像凱安維亞似的使人家發生反感呢。」

「這不算得什麼。這種事情比較的總是小事。讓我去看看他。他的頭髮愈長，就愈好；因為在那

事件中，他是個戰士，而且是個名人。他可曾把他底名字告訴你嗎？」

「是的；這名字很奇怪，好像是琪姆·卡瑪卡。」

他們拿着燭火，小心地走上那牀邊去，在這牀上，那個銅色的臉圍在一圈長長的編結的頭髮裏的土人，正沉睡在一個白色的歐羅巴製的枕上。忽然他底眼皮顫動了，於是他底眼睛挺大地睜了開來。他吃驚地對這兩個站在旁邊的人看了一會兒；於是他跳了起來，用了一個絕望的姿勢，伸出他底赤裸的手臂來。

「兄弟！兄弟！」他輕聲地說——「阿諾埃！」

「兄弟！」史諦芬很快地照樣說了一句，和善地握着他底手。

這個土人底臉色因一陣稚氣的笑而輝煌起來了。他輕捷地跳下牀來，跑到他底衣服邊去。

「一個很好的模特兒！」約賽夫說，友愛地拍着他底背脊。

這土人驚跳轉身來。於是，爲了使他安心之故，約賽夫用盡了他底全部的巧克切字彙；而且雖然這個「琪姆·卡瑪卡」一定不會懂得許多這種斷續的談話，他卻依舊笑着牙齒笑着，并且反

覆着每一個字。他底衣服還沒有乾，他便赤着身子坐下在桌子邊那兒。那兩個朋友在喝茶，他便也吃了些東西，滔滔不絕地講着他底鹿的土話。當他狂笑的時候，還顯露出兩排大白牙齒。在他臨走之前，他又感謝地伸出手來撫摩着史諦芬底肩膀，叫了一聲：「兄弟！」他還答應帶他底妻子和父母來看他。

「還要你帶蒲查，華帕脫卡，和凱安維亞一同來。」

這土人底臉色陰鬱了一刻兒。「很好——蒲查和華帕脫卡。我們還要喝伏特卡酒。」他用本地的俄羅斯巧克切土話來說。

「我們還要喝伏特卡酒。」

他走了之後，約賽夫興奮地擁抱着史諦芬。

「這真是出色——一等！我已經看見我趁在船上了。」

許多時日過去了；那繼續的黑暗開始被薔薇色的閃光所刺穿了。但是這個巧克切人底消息卻一點也沒有。而且事實還適得其反，史諦芬好像覺得那些進城去的人都避開着他。當凱安維亞

遇見他的時候，他並不走近來，或是甚至點點頭；有時他還眼睛裏透露着一種威嚇的精神，凝看着他。華帕脫卡在街上遇到了他也旋轉身子去故作不看見了。「琪姆·卡瑪卡丹」自己也沒有什麼消息來，而蒲查，當詢問着他的時候，也說真的一點也不曉得這個人。

「琪姆·卡瑪，你可是這樣說嗎？這根本不是一個名字，更不用說牠有什麼意思了。所有的巧克切字我都知道，可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字。或許他是那些住在野地裏的沒有信仰和法律的土人中間的一個罷，——簡單地說起來，就是一個強盜罷了。但是，不用害怕，我祇要查出這個「琪姆·卡瑪」在什麼地方，我就會把他帶到這裏來了。但是什麼東西使他到你們兩位先生這裏來的呢？」

「什麼東西使他來的他自己來的。」

蒲查猜疑地看着約賽夫。

「那巧克切人說史諦芬先生和一個巧克切人一同毆打凱安維亞；不過這個巧克切人並不叫做琪姆·卡瑪，他叫做渥安華卡。在本縣的巧克切人都很尊敬凱安維亞，而且很畏懼他的。他們

說他是個真正的巧克切人——一個戰士。他們是一種野蠻人民，但是他們自有他們底風俗習慣；他們並不像那些耶庫脫人的。」

「但這話可不是真的！從沒有這種事情過。去問凱安維亞好了。」

「不，謝謝你；如果去問了他，他只會把我摔倒在地上！人總要小心些，非但不要去問他，而且還不能使他曉得你是知道這事情的。這是華帕脫卡告訴我的。」

「那麼如果我們需要你的時候，到什麼地方去找你呢？」

「人們會得告訴你們的；——頂好是那個小酒店裏，因為有好許多各式各樣的事情。這時正在那裏和巧克切人交涉，而我是個翻譯人。但是如果你沒有預備伏特卡酒，你休想要他們做任何事情。」

於是又過了幾天，忽然有一天發生了一樁驚人的事情，使這個小城裏的居民都趕出來看了。一羣穿著得很華麗的巧克切人分乘着二輛橇車，每一輛橇車由兩對纖小的馴鹿拖着，疾馳向史諦芬底屋子而來。史諦芬走出到階石上迎接他們。第一個下車來的是一個老巧克切人，穿着一件

繡得很精細的，用海狸皮鑲邊的，昂貴的灰鼠大氅。他前進的時候，輕輕地將他底手攔在他底兒子們底肩膀上，以支持他底身體，而他底那些兒子們都恭謹地舉起他們底足踵來踏上了階石。在他們之後，跟着一個九歲的孩子，他禿露着頭，頭髮剪得很短，再後便是兩個身材很小，很伶俐的，容貌很奇怪的人物。一個也穿着一件灰鼠大氅，正和那個老者所穿的相似，但並沒那麼好；另外一個並沒披着什麼大衣，他祇穿着一件緊身的皮衣，看上去倒像一個從森林裏逃出來的土地神。看見了她們底用鳴響的銀飾物編束起來的髮辮，和繞在她們額上的草莓色的絲巾，史諦芬曉得這兩個都是女子。她們底臉上都好像刺着花紋的。那年長的一個底額上和頰上有着絲細工的藍色浪紋線；那年輕的一個底鼻上和額上都有着很深的癍痕。她底身段並非沒有愛嬌的；她很纖細，動作很溫雅。她有着巧克切婦人底眼睛，她底很大的臉上表顯着有些決斷的神氣。但是這個一般的印象卻被她底屢次迴顧身後的這種神經質的習慣所破壞了。

「哦，他們來了！」約賽夫急忙地跟在這些客人背後高喊着。「隨便招待他們一會兒罷，我立刻去把蒲查找來。」

「阿諾埃！阿諾埃！」這些巧克切人招呼着他們底主人。

客人多得連坐椅都不夠了，因此史諦芬從一個屋角邊拖出了些氈毯來，鋪展在室中，這些土著排成了一個圓圈形坐了下來，便開始嘈雜地說話了。那老人底兒子中間，有一個便是從前在史諦芬底火爐邊烘乾衣服的他。顯然是在講這樁事情——自然不是第一次講。但是他們都很注意地聽着，同時都發着一種友愛的聲音，很有興味似地看着那隻牀；那年輕的女人甚至跳上去窺看着棉被底下，於是大衆都鬨笑了。當時鐘敲響的時候，那鐘上的杜鵑和牠底動作及聲音給予了他們一個很大的印象，那些小孩子都快活得叫喊起來。他們都跳上前去，站在這時鐘前，摹做着牠，當那扇門在這小鳥背後迅疾地閉上的時候，他們起先都嚇得跳了開去，但終於又高聲大笑起來。但是，這個老人，如果他要想停止他們底歡樂，他是立刻可以辦得到的。

蒲查，華帕脫卡，和約賽夫現在都走進來了。

「哦，我不是對你說過的嗎！這是渥安華卡，並不是什麼琪姆卡。當然這裏並沒有叫做琪姆卡的人，至於「琪姆·卡瑪達干」這句話在巧克切文裏的意思是「我生病。」你一定把「卡瑪達

干」聽錯作「卡瑪卡丹」了。老渥安華卡親自到你這裏來，這是大有名譽的事情。他是這裏很驕貴的，最富的人——真是最有錢的富翁。你已經大大的成功了。」

他和華帕脫卡一同坐在巧克力人圈中，華帕脫卡稍微在他後一些。約賽夫幫着史諦芬預備肴饌和煮沸茶炊。他們着人到外面去取水。

「他是個很尊貴的人。他有無數的馴鹿，三個妻子住在三處地方，還有六個兒子，」蒲查說，伏特卡酒和食物漸漸地消滅下去，他底說話也漸漸地多起來了。「你已經大大的成功了。他是來酬謝你尊重你的。你祇要到他那裏去，他會得給你許多值錢的皮貨；他甚至還會得給你們每人一個女兒呢。他有許多美麗的女兒；我在城裏當她們雜在大隊裏行過的時候看見過的。因為這種渥安華卡人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所以他們結了大隊旅行的。他一定要你替他做些工作，因為他要知道你究竟是不是一個好鎖匠，而且還要知道你能不能修好一支破碎的外國來福鎗。美國人常常把沒有撥火金和發引機的鎗械賣給他們的。所以我告訴他說你有很精巧的手段，連得本縣的檢查官都很看重你的。這老頭兒很留心地聽這些話。他一定會給你一件贈品的，你千萬收下了，否則

他要以為大大地丟臉的。」

那塊磁石和史諦芬所能給他們看的別種奇怪東西引得這些土人大大地快樂起來，但是當約賽夫演奏那手風琴的時候，他們底快樂興奮到極度了。他們俯身在這琴匣上，傾側着耳朵，鼻子一直伸到琴匣裏，嘴裏喃喃地響着，脚按着節拍踏着，終於移動起身子來作緩慢的跳舞了。他們底眼睛笑着，臉上都給油脂和汗漿蒙得光光的。

「喂！來呀！跳起來，華帕脫卡！現在，這是最美麗的！」蒲查喊着，拉着這個半醉的巧克切人底手臂。

這時門忽然大開了，凱安維亞顯現在門檻上了。約賽夫很高興地走向他去，但是這個巧克切人卻一動也不動，也不說那句平常相見時的招呼話，「阿諾埃！」他反手關上了門，便倚在門上，伸出一隻手來做着抵禦的姿式，而把另外一隻手放在項頸上。他底頭髮在那條皮帶底下狂亂地轟出着，他底眼睛裏透露了狼一般的兇猛。一看見了他，這一圈在房間中央的活樂的客人都吃驚了。那老人沉鷺地看着這個大膽的闖入者，那些年輕人都向前傾斜着身子好像預備跳上去搏擊他，

婦人們唬得把嘴張得大大的。

「你要什麼？」史諦芬走上前去喝問。「出去！」

「出去！你沒有被請到這裏來，你就得走開！」蒲查走上前來幫助他底主人，這樣說。「當心，不要走近他。」他又對史諦芬說，「否則他要刺死你的。你看他怎樣把他底手放在項頸邊：他有一柄刀藏在那裏；我看得出他有的——看着他項頸上的那條皮帶，就可以知道他有一柄刀了。你帶一柄刀進城來，這是什麼意思，你這混賬東西？你難道不曉得這是犯法的嗎？我要去稟告檢查官，禁止你終生終世不許再進城來了。你立刻就得被充配到那荒涼的苔原上去了。把刀交給我罷。」

「我願意把刀就交給你，但是我還要先用一用，來宰了這隻狗，這是我像追趕一隻兔子似的遍地都尋找過來的。」凱安維亞安靜地用巧克切話回答。

一個年輕的巧克切人跳上前去，但約賽夫拖住了他底肩膀。他和史諦芬都不曉得這兩個土人在講些什麼話，但猜想起來他們一定是在吵嘴。

「你還是喝了這杯酒和我們一塊兒玩玩罷。」約賽夫好像排解似地說，遞給凱安維亞一杯

酒。但凱安維亞卻把酒杯推開了。

「糟了……他不要喝伏特卡酒。」蒲查用俄羅斯話喊着，「他們馬上就要混打起來了……喂！走出去！你不願意從一位紳士手裏喝伏特卡酒嗎？你以為你是何等樣人？我要立刻去把哥薩克人喊來了！在一個紳士底屋子裏，你難道竟有這樣的舉動嗎？不久之前，人家還在這樣招待你呢！這苦原的狗才！我希望你立刻就充軍去。哈哈！不要將這東西在我面前試！你曉得我是誰的。讓我立刻就走；我去叫保衛兵來。但是你儘管敷衍得他們在這裏談話，」他最後幾句話，是對史諦芬耳語的。

他旋轉身走向門邊去，但立刻就退回了，因為凱安維亞這時已經跳上前來，他底嘴唇作着危險的顫抖，而顯露出了他底大白牙齒。頃刻間房間裏混亂起來了。史諦芬、蒲查和那被巧克切人攢毆着的凱安維亞，都奔突出那砰的震開了的房門，而奔進了廳堂裏。史諦芬和凱安維亞胸貼着胸的倒在地上，這土人在他身底下掙扎着想豁出手來，但終於沒有成功，所以史諦芬得以扼住了他底咽喉。凱安維亞窒息着，搖着頭直到力竭了纔罷。有人將他項頸裏的皮條扯斷了，於是一柄闊刀

的大陌刀鏘的一響掉在屋角裏了。蒲查在街上呼喚着哥薩克人，於是有一大羣人民趕進來看熱鬧了。史諦芬和約賽夫這時卻不得不在這些巧克切人底暴怒之中保護這個孱弱的凱安維亞了。後來，來了二十五個哥薩克人；這趕來尋事的凱安維亞便被帶到牢獄裏去了，羣衆跟在後面肆意地侮辱他。

『你有得過好日子了……恭喜你前程遠大啊……你要吃三十下你所不願吃的鞭子，還要在監牢裏坐一年……從此以後你就會記得帶了刀到這裏來是怎麼一回事了……或許你還要想把我們屠殺光呢……啊，可惜你現在手短了！時光已經變換了呢！』

這戰士兇猛地看着他們，聳着他底被縛的肩膀。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史諦芬和約賽夫問着蒲查。

『誰知道他們底事呢？』他若無其事地回答。『無論如何，他們總是都喝醉酒了。』

『不是，不是；不是這個原因，』一個漁人說。『這是從他們祖父以來的一樁古老的糾紛，現在，據他們說是關於那渥安華卡底媳婦，就是凱安維亞底姊姊底事情。那個年輕的愛謨琴偷了她。那

是很早的事情了，他們現在已經生了孩子，但是……這種人底記憶多少利害，那會忘掉呢！我盼望那個老頭兒大大地摸出一注錢來，因為他是願意把這事情了結的，但是凱安維亞卻堅執不肯。他們說他曾經和他底姊姊有染過的……他們都是沒有受過洗禮的——雖然別的人總是受過洗禮的。所以凱安維亞定要把這個女人帶去；但是渥安華卡當然不肯答應的，否則他將來到苔原上去時便不會有和平了。」

蒲查成爲那時的英雄了，常常被人家請去吃晚飯。在喝了伏特卡酒之後，但是決不在喝酒以前，他就詳詳細細地把這事情底始末講出來：

「他們那時都在一塊兒喝酒作樂。他們玩着那縣長底手風琴，跳着舞——連得渥安華卡都

不禁踏起腳來……如果我不把他拘捕起來，那是一定沒有好結局的，因為我看見他將手放到項頸邊去的。」

「你應當奪下了他底刀！他會得爲了這事情而處罰你的！你總曉得他底脾氣。」

「他怎麼能處罰我呢？我泰然地在街上走；他最好還是自己當心些罷。他已經被驅逐出本城了。如果我看見他，我便立刻抓住他底項頸，把他送進監獄裏去。他最好自己當心些。因為如果他敢來碰我一碰……天曉得……我就把他打倒來——我簡直把他打倒來！讓他再也不會忘記了！渥安華卡既然待得我如此的有交情，我為什麼還要對一個像他那樣的強盜特別優異呢？」

渥安華卡在附廓多停留了一時，但是不大看得見他。約賽夫和史諦芬到他營幕中去拜訪過他，他用很優異的友誼招待他們。他並不把女兒許給他們，但是願意請他們坐在比那傳教師更大的席位上，那傳教師，就是當他想起了他兒子底歷險史而常常款宴的那個和蒲查同來的人。這兩個朋友對於這舉動是不能同意的，因此總很得到那神父龐德萊底好感，說出許多謙遜的好話來，把人家一直恭維到天上去。

「我正在催促他去找尋神聖的恩典，而且受了洗禮，」他望着那個老巧克切人說。

正着之後，尾品送上來了——那是凍鹿肉，切得很細，排成一個個的小堆——因為很硬的緣故，另外還有伏特卡酒來潤喉，至於酒量之多，那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了。「如果受了洗禮，他一定可

以平安些的。他可以到西部的苔原上去安紮營幕了。」

「哦，他願意不願意呢？」

「他並不拒絕，但是他說他還要考慮一下。」

在他們臨行的時候，這富翁送給他們每人一件狐皮，並且請他們到苔原上去拜訪他。

「在那兒我纔適意；那是我自己底鄉土。」

約賽夫底眼睛閃耀着光。

「你以為怎麼樣——我們可以去嗎，神父？」當他們走到家的時候，他問那個神父。

神父龐德萊這時興致很好。

「或許我們將來會去的……祇要他受了洗禮！這許多人就可以得到超救了，因為他統治着全個家族呢。」

「哦，他自然要受洗禮的。如果我們到了那裏，他一定會得出於對待我們的純粹的優渥，而受洗禮的。況且，我們還可以受到他底禮物。在這裏，事情是不同的，沒有什麼好處了。」

「這倒是真的。在他底故鄉，一個人越是想傾聽上帝底聲音，那麼他底強硬的氣質便越容易軟化下來。因為德行是含蘊在每個人底靈魂裏的，但是這個到靈魂裏去的路徑卻常是黑暗、曲折而難於尋覓的。人們常常需要一種名義來把他們帶上那直達至善和超救的大路上去。」

神父龐德萊對於這種事業底種種困難講了好些話，於是，因為約賽夫是個很注意的傾聽者，而且又是和他辯論，所以他們馬上就成為莫逆之交了。同時史諦芬漸漸地置辦起上好的狗，從事於預備旅行了。

他們到底竟出發了他們底遙遠的傳教的旅程了。

這兩個朋友，當他們在一羣團集的居民之中，叱着駕橇的狗，沿着大路疾馳而去的時候，彷彿像在一個白日夢中一般。他們很興奮地對這小城作了最後一次的回顧。他們這一隊共有三輛雪橇，每一輛由十五隻狗拖曳着。蒲查載了糧食在前面導路，神父龐德萊載了他底行李和禮物——茶、煙草，和別的值錢的東西，跟在後面；最後纔是史諦芬和約賽夫同坐的那一輛。約賽夫是不懂得怎樣管狗的，所以在路上他一點也沒有用處。神父龐德萊不停的望着他們，友善地微笑着。他是為

了有他們同行而心中覺得很高興，因為他是出發到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去，雖然上帝是到處都存在的，雖然他是常常在保護我們的，但是有幾個勇敢而友善的人在旁邊，能夠和他們作興奮而有益的談話，這是更有趣味的事情。

「我從來沒有走到比那苔原底邊界更遠的地方去過；祇有上帝底靈魂會飛翔在那荒原上的。蒲查曾經到那裏去過；他曾經旅行到天涯海角。喂，蒲查再遠一些的地方是怎麼樣的？我們就可以喝茶嗎？」

「我們在那裏停，我們就在那裏喝茶，」這哥薩克人鄭重地回答。

他底尊嚴使其餘的人深深地默認他是這個遠征隊底首領。他坐在一隻伏特卡酒桶上，好像這是一個寶座，用豔羨的眼光看着牠。

「當我們穿過了這森林底邊界，便不會再看見屋子和人了。過此之後，伏特卡便是有全權的東西了，牠將替你解答一切的目的；連我們底生命都依賴着牠。那些混帳的巧克切人喝起這種酒來像鯨魚一般，一杯到手簡直就像發狂了一樣。他們肯爲了一些酒而犧牲掉一切；祇要你去要求

他們，你就可以從他們那兒得到隨便什麼東西了。但是我們回來的時候可不會有什麼東西，因為那時我們已經把糧食吃完了，把禮物送完了。我們底糧車一定是空的，而且在那裏也不會有什麼方法能夠使我們底糧車滿載而行了。至於這些狗呢，一定會得在渥安華卡家裏休息着，吃着鹿肚腹，以致於發了胖，沒有東西能夠再駕馭牠們，於是我們便要被橫拖直曳回來了。哈哈！他這樣地想了喊，喊了想，或則低聲地唱一隻山歌：

「啊，西陀萊克，啊，西陀萊克，

溫暖的微風

吹遍了地上與海上！

去把你底糧車找來罷；

立刻駕起狗來，

讓牠們迅速地把你載到石礮間去。

載到海岸邊的石磯間去。

啊，西陀萊克，啊，西陀萊克！

「蒲查，蒲查，快停了！你這種沒意思的事情罷！」當他底聲音，在這寒凍的荒野底寂靜之中，穿過了清澈的冷空氣而達到別的旅人的時候，神父龐德萊便這樣遠遠地勸誡他。

三月的太陽使那些積雪變得又光輝又柔滑，映照得那些最小的灌木叢好像是大森林，而極微的陂陀卻像一座山了。不久之後，遠遠地看見有許多山頂顯現在天涯了，銀白色的輪廓線清晰地勾繪在蔚藍的天上。這些旅行者便折向這些山頂而進，當夜就歇宿在那孤寂的漁舍裏，那是在衰荒的森林底邊緣上的一個最末的人類的居處。從此以往，一路上祇是積雪，岩石，和四望的雪天了。所以看得見的唯一的一樹木，便是那些被海水和江湖所沖激下來的；唯一的人民，便是那些在渥安華卡底營幕內的。

那些喂養得很強壯的狗用輕快的脚步疾馳着，在一整天的旅程之後，這些旅人出於意外地

到了一個很高峻的峭崖底旁邊。在這峭崖底下，一片積雪的廣漠一直伸展到眼光所能瞭望到的地方。

「大海！蒲查嚷着。

他們居然及早地猜着了，於是勒住了那些狗。

「你們看見那些在遠處的一點點發光的東西嗎，好像是許多片太陽似的？這些都是冰堆。但是再遠一些——在那天邊的雪底下，——便是那永久不冰凍的大海了。他們說在這個大海外面還有着陸地；但是從來沒有人曾經到那裏去過，因為有人到了那裏就永遠不能回來的了。」

他們站立了好久，被這種景色和那在修長的、沉靜的、冰凍的波浪上投射了精美的藍色陰影的太陽所眩惑了。後來蒲查提醒了他們，他們須得走下這峭崖而沿着海岸前進。他們於是就整天地經過這黑暗的峭崖，因為大海在這裏形成了一個海灣，而全部的海岸是同樣的高峻，又同樣的由許多石礫擁衛而成的。

「海浪在這裏一直沖激到崖頂上；牠們都是「雄牛」呢。」蒲查用了一個俄羅斯說法來表

示這些厓壁。

這種盡處的自然生成的陸地底護衛物，高高地把牠們的石塊的頂舉起到天空中，實在是有些傲然無禮，而很像雄牛的。

當晚這些人就歇宿在幾個樹幹底下，這些樹幹，都是被一條溪流沖下到這裏來的。

「你知道嗎，」在躺下來睡覺的時候，約賽夫對史諦芬說，「我有一個迷信，怕有什麼東西會得阻止了我們，而且我們每走一里路，這迷信就增長一些。」

史諦芬是很厭倦於分解這種精微的情緒的。

天氣依然很好。直到第三天方始有一陣乾燥的微風從南方吹來，從石礫底裂罅間把粉一般的雪吹落在他們頭上。然而寒冷並不使他們有多少的難受，因為那峻峭的厓壁給他們擋護了怒號的風，那哥薩克人也照舊搖着他底頭，鞭叱着狗。

「現在不遠了，但是我們應該趕緊些。離這裏不遠，有兩個海岬，像兩隻石牛似地突出着；那叫做巴華爾和悲惠卡。我們將在這兩個海岬中間穿過海去。無論天晴或下雨，那兒總是刮着大風

的。」

下午，他們行到了巴華爾海岬邊。這龐大的石磯聳得高高地，伸出在海中許多路。在牠底兩邊陸地陡然縮了回去，好像很害怕似的。在這狹隘的海峽底彼方，顯現着一大塊類似的烏沉沉的東西，雖然牠底大小已經被距離所減縮了。

「你們從這裏就可以看見那營幕了；那是在悲惠卡岬上的，在兩個峭巖中間的一個山洞裏。但是這倒很奇怪，我一點煙都看不見。或許已經被風吹散了。風吹得多麼大！我們要遇到壞天氣了。」

「我們要在這裏過夜嗎？」

「過夜——在這一株樹都沒有的地方過夜嗎？況且，既已看見了那些營幕，誰還肯在這裏過夜呢？那些土人會得特別優待我們的。走罷！明天風更壞了。我們且先喂了狗，然後動身。」

他們卸下了糧食，喂了狗，自己也吃了些東西果腹。風在石磯間奏出狂野的音樂來。當偶然有一陣猛烈的風吹到這蔭蔽的地方來的時候，他們底手立刻便麻木起來了。

「停會兒我們都要凍死了。」

「謝上帝，我們不會凍死的，祇要我們在路上一刻不停留或是不離開轎車就得了；而且我們應該把一切東西都縛牢在轎車上，因為無論什麼東西，一掉下去就是丟失了。轎車須得一輛緊接着一輛，這樣可以免得呼喊，因為喊也是不中用的；而且還要留心大家不要把雪撒在別人的車上。不要讓狗給風吹翻了，總要使牠們趁着風的斜勢走；而且還要切記着，神父——還有你，也當記着，先生——把狗纏好好地抓在手中。在走近悲惠卡的時候上帝會得保佑你的，因為那裏是一片大海，而狂風會得把你置諸死地的。千萬不要在半路上停止，因為你一停止，就得不到休息了。啊，憑着聖父聖子底名字啊！」

他們猛烈地從他們底陰蔽處馳驟出來。狂風立刻就侵襲着他們，吹着狗毛，并且把轎車都吹得向上昂起了。他們都俯下了身子，旋轉了臉，但他們覺得這寒風愈吹愈厲害了。牠用不住地增加起來的威力侵襲着他們，一直刺進他們底身體，使體溫一點都不賸了，祇有一陣從積雪中來的劇痛的感覺整個地籠罩着他們。他們底嘴裏和衣裳上隨即都充滿了這種灼人的雪片；他們覺得這

種雪片一直刺進他們底皮衣而溶化在肌膚上，使他們渾身顫抖起來。這種如粉一般的雪底溪流在平滑光亮的地面上流動着，像一條毒蛇似地發着噝聲，盤旋在他們底腳和身體底周圍，撲着那些狗底垂下的頭，襲擊着橇車底滑鐵，而當這隊商行過的時候，結成了一個個灰色的雪球向後滾了去。

他們都蜷曲着身子，想躲避過這嚙人的寒冷。他們底下領幾乎擱到膝蓋上，他們祇不時地向前面張望着那在遠處暗下去的石礮，這石礮就是要做他們底安歇處的。那些狗也很知道我們底平安在什麼地方；牠們用盡了牠們底本領，施展着牠們底輕捷的，粗毛的足爪，果決地穿進了暴怒的狂風，直馳向海上而去。牠們不住地在這堅硬的冰面上滑倒來；牠們底眼睛現着紅光，從眼眶中突出來，胸圈牽望着牠們，拖曳着的橇車忽然使牠們覺得是一件極重的東西了。這些可憐的畜生身子伏得很低地奔跑着，牠們甚至不敢張開嘴來呼吸，因為那嚴冷的風會得傷了牠們底咽喉和肺。橇車底響聲，狗底哀號聲，人底咒罵聲，正像一個風暴底兇猛可怕的咆哮聲中種種的分子，這些聲音消沉在廣漠中，好像並沒有什麼人在呼號，受痛苦，和掙扎。史諦芬絕不停止他底向遠處瞭

望，心中老是在估量着還有多少路程；他絕望地發現他底狗已經疲乏了，快要不肯跟從牠們底首領了，因此他必須站起來驅策牠們，把牠們趕回路線裏。約賽夫拚命地抓住了轎車，好像發熱似地顫抖着。後來，當他們走近到悲惠卡岬底龐大的巖壁下面的時候，風勢減小下來，祇是一陣一陣地吹刮着了。史諦芬擡起頭來，懷着一種幾乎是宗教的敬畏的情緒，看着這個屹立着忍受狂風大海之衝擊的石礫。蒲查已經在那些裏等候他們了。

『哦，我們已經做了遠過於我們所希望的事業了！我們該替自己慶賀呢。現在，到了這裏，正如在我們家裏一樣了。我祇是很奇怪，爲什麼一個人都不看見。果然是天氣很壞。但是他們總應該看見我啊。或許是因爲他們宰了馴鹿，再不然便是捉到了海豹，吃得太多了，所以都睡着。我們該走上山去。喂，粗毛狗！噓噓！』

這些狗，因爲飢餓而且很憤怒，便互相咬嚼起來了。等到把牠們弄平靜，整理好纜繩的時候，太陽已經消逝在高山背後，而赤色的晚霞正在石礫和積雪上面映照着。

他們從一條狹窄難行的小徑上走到了上山的路。

於是，那在前面領路的蒲查忽然在山路底轉彎處立停了，好像大大地吃了一驚；他底狗也立刻就躺下來了。其餘諸人便跑上前去，但是他絕不答話，眼睛還是注視着那隱在一塊巖石下面的東西。空的帳幕，幕門好像款待來客似地不繫着，異常冷靜地呈現在他們眼前了。但是這哥薩克人底眼睛卻注視着另外一件東西。

一個巧克切人，穿着皮衣，手裏執着一柄槍，臉朝着下在路路上橫躺着。再遠一些，在積雪底下，露出了一個人頭，眼白泛出着，頭髮被風吹亂着；一隻手，像一隻腳爪似地，凝結滿了血跡，從雪堆裏伸出着。一縷一縷的血和赤色的晚霞混和着。

「這是什麼意思？這是什麼？」

「噓！天啊，靜些！我們逃罷！」這哥薩克人喊着，吃驚地看着那些，忽然站立起呼嚕着的狗。「我們逃罷！」他回轉身來重說着。

但是史諦芬和那教士卻一致反對。

「我們該看看，究竟還有人活着麼，或許我們可以幫助他們。」

「不，我不去；我很害怕。你們自己去罷。我要把狗帶下到山谷裏去了。上帝啊……上帝啊！」

史諦芬從革袋中掣出一柄手鎗，走進一個黑暗的營幕裏去。他看見一個冷卻了的火爐，閃着雪色，掛在這火爐上的是一隻大釜，釜中盛着已經冰凍了的肉。燃起了一支火柴之後，他看見一個巧克切人半裸到腰躺着，胸部有一個可怖的傷痕。「有人在這裏嗎？」他聲音顫抖地問，但是不敢從那低懸的幔裏走進到營幕底內部去。

回答他的聲音，祇有風吹着那營幕的皮底磨擦聲，和那教士底祈禱。於是他俯身下來，匍伏在幔底下；但他立刻就退縮了回來。幕底內部好像完全堆滿了捩曲的屍體。然而他還強自鎮定了一下，向那教士手中取了一支蠟燭，便又匍伏進去。在那裏，他看見許多被暗殺的婦人和孩子底屍體。這一定都是發生了不久的事情，因為血還是很紅，屍體還好像白石一般，傷口還張得很大；但是他們都已冷硬得像石頭了。寒凍已經完成了刀所未會做了的工作。

有一個少婦顯然會想逃走過，她會撕破了外幕底覆布，想跳出來，但卻在入口處被抓住了；那個小孩子，她是用了一種祈求的姿勢俯身在這孩子上面的，一定會經阻礙了她底行動，所以她是

被人用刀從背後刺進去，連她底小孩子一同釘在地上。史諦芬仔細一看她底臉，認出她就是她最近所招待過的客人，茵披妮娜，那愛謨琴底妻子。

「這真可怕！我們逃罷！」他們全都充滿了恐怖，一致地喊着。

「婦人和孩子都被殺了一個活人都不賸了！」

「誰幹的呢？怎麼會——」

「啊，不要問！蒲查搖着頭說，『將來我會告訴你的；現在我們趕緊走罷！』」

「立刻就走嗎？——在這樣大的風，這樣的夜裏嗎？」

「還要在這裏做什麼呢？至少這風和夜也給了我們一個逃走的机会。」

他們急急地走下了山。蒲查一路把眼睛注視着前方，祇在不得不回頭向他所來的方向的時候，纔垂下眼睫來。他們在石礮下歇息了一會兒，以喂飼他們底狗。

「當心着，總要讓風吹在你底左方——永遠在你左方——這樣你無論走到那裏去總歸找得到陸地的那裏——巴華爾海峽繞成的海岸——是最平安的。祇要我們能夠支持到天明，我們

將在那兒聚會。但是千萬不要離開橇車，否則風暴就要把你連人帶車都吹去了。還千萬不要回轉頭去看——天保佑！因為「他們」不喜歡這樣的，如果你回望了，「他們」會得追你的。」他鄭重地說。

他們又穿進到猛烈的寒風中了，雪又像毒蛇似地發着噁聲旋繞着他們底腳了，劇痛的感覺又發作了，於是他們底呼吸也困難了。爲了完成這種不幸，黃昏和狂風都消隱了。晚霞漸漸地在石礮上面沉下來，而烏雲卻嚴酷地從那「大海」中升起來，那兒就是那個「沒有人能夠回轉來」的國土所在的地方。疲乏了的狗都不情願地前進着。史諦芬不得不繼續地跳起來用他底沉重的刺冰槍驅策牠們。當晚霞消隱而繁星臨照之後，那狂風好像專等着一個信號似地，又兇猛地吹刮起來，不顧一切地，直吹得那些可憐的畜生轉個身拚命地跑在牠前面。史諦芬將他底銳利的刺冰槍掘着雪，有好些路，把全身的氣力都壓在這冰槍上，俯出在那疾馳的橇車上，搖撼着，撞擊着。後來，當他們停在一塊較柔軟的地上，他纔得停止了。狗立刻就躺下了，繮繩還沒有放下手，他就站起來向四圍瞭望。在他面前，矗起着一堵白色的，鋸齒狀的冰牆，星光照見了那些從「大海」上升起來

的烏雲正懸掛在這冰牆上面。海岸已經不見了，到處都是平面的白色。

「我們已經走了許多路了……約賽夫，你冷嗎？你抖得多厲害起來！你能夠吃點東西嗎？」

「我很冷。是不是還有許多路嗎？」

「我不知道；風把我們吹走了。你能夠站起來嗎？」

約賽夫不響也不動。

史諦芬搖落了身上的雪，推轉了橇車，整理好了狗，將他底聲音和刺冰槍底撞擊叫起那些狗來。他跪在地上匍匐着很靈敏地做了這些事情，因為他一站起來風就把他吹倒了。終於那些狗都站起來，跛着腳走動了。他記起他該當讓風吹在左邊，但是那個他所沿着趕車的海岸卻已看不見了。所有的祇是白色的平原，狂風底暴怒和天上的繁星。風有時好像是一柄有威權的大扇，正在猛烈地把他們簸到海裏去。當牠吹激着車牀的時候，車牀便像一張紙似地被牠直吹起來。無論什麼東西，被風吹掉了就立刻不見了。最初他們失掉了餅乾袋，其次失了坐墊；終於連約賽夫都跌了出

去，風把他像一袋野鴨絨似地吹了去。史諦芬看見他孤獨無助地揮着手，立都立不起來，不覺嚇呆

了。他絕望地高喊着，回轉那些狗來追尋他底同伴。他們發癡地追着那在他們前面滾動的目的物，又恐怕在追上他的時候會得把他輾踏得粉碎，史諦芬高喊道：

「面對 風！平伏在地上！」

風把他底話吹了過去，約賽夫顯然是聽見的，因為他真的在扭轉着身子直到在雪堆裏得到了一個立足處。史諦芬立刻用全力把他底冰槍刺在冰裏，於是橇車纔得搖震了一下停止了。

「爬過來！我不能離開這些狗啊！」他對約賽夫喊。

約賽夫嘴裏喃喃地不知回答了些什麼話，試想站起來，但風立刻就吹倒了他。終於他竭力旋轉面對着風。

「爬過來！爬過來！」他底同伴底聲音在這雪的風暴之中傳給他，正如微語一樣了。

「隨我罷——不要管我罷，——我不能夠——」他回答，但是差不多話剛纔離開嘴唇，風就把牠們吹到對方去了。

最後，經了一次大努力之後，他開始爬行了。這些都費了許多時候，同時，在風底咆哮聲中，又增

加了一種比風暴更深沉的轟響。這種聲音是從那懸掛在「大海」上的烏雲那邊的冰堆裏來的。史諦芬聽到了這聲音，但並不知道這是什麼，直到後來，那冰發着一個像霹靂般的爆響，方纔明白。「這是海！」他喊着。

約賽夫這時已爬近轎車了。

「快些！」他嚷着，幫助他爬進車中，並且把他縛牢在車上。「你聽見嗎？這是海浪在我們背後沖破冰了。」

他們又辛苦地趕路了。史諦芬差不多全是步行着，趕着轎車，但是爲了安全起見，他把腰縛在車上。他忘記了冷，忘記了他底四肢會得凍壞。狗奮發出牠們所有的力量，追鯨着危險。每一分鐘，那轟響聲就近一些；這正如在風聲上轟發的大礮聲。被絕望所驅趕着，他們奔跑得更快了。可是，終於冰在他們車下裂響了，在幻想之中，他們看見水在他們脚下湧起來。其實這祇是很近他們底車後罷了；他們正在駛行過的冰卻還是很乾燥的。

「快把東西都丟出去——衣裳和食物都丟出車外去！」史諦芬喊着，差不多不能和那些驚

怖着的狗一同邁步前進了。於是口袋，各種器具，和皮全都拋在黑暗裏了。減輕了重量的橇車很迅速地向前奔馳着，史諦芬便躡身一跳，跳進車中，坐在約賽夫旁邊，因為這時那些狗不用驅策或引導了。

「你將因我底過失而喪了性命，史芬；饒恕我罷，」約賽夫說。「我一想到這事，我簡直想跳出這橇車，回到那風暴裏去；但是我希望你不願意我這樣的，你願意嗎？」

「說這種廢話有什麼用！我們活在一處，死也要死在一處。再過一二年……！但是我們將葬在墳墓裏，——不要怕，我們自會得平平安安地回家的。況且，風也在低下來了。那個可不是海岸嗎？」當他擡眼望的時候，他這樣喊。

貼近在他們面前，升起着一帶烏暗的石磯。他們迅速地爬上到這個堅實的土地上去，當他們在那裏休息的時候，——疲乏得已經半死了，他們看見石磯下的白色的浮冰發了一聲轟響完全解散了。史諦芬便去找尋樹林，在附近處尋着了——一個樹幹，於是斫取了些木片，生了一個小火。風隨即把牠吹旺來，他們就在這火邊睡到天明。

黎明時蒲查在那兒找到了他們。

「你們還活着嗎？感謝上帝！幸而我不許你們在那裏帶走什麼東西，否則我們萬萬不能平安無恙地回來的。因為這就是他們底「壞天氣」使這天氣變壞的就是那罪孽。我們甚至連火也不敢點一個，因為我害怕那些巧克切人。你們點了火沒有？我們看見這邊有個火光的。」

「我們曾生了一個火，因為我們底東西都不賸了，吃的東西也一點沒有了。要是不生火，我們早已凍死了。」

於是他們講述他們怎樣把一切東西都去了，那大海又怎樣追逐他們。

「啊！那並不是海——並不是海！」蒲查嘆息着說。「祇要我們平安地到家就好了……」

他們悲慘地轉過了峭壁。他們不得不繞一個大圈兒走，因為風把他們吹得遠在巴華爾海岬之外了。他們連火也點不旺，祇得儘着狗底力量不休息地奔馳着。蒲查仍舊向四周懇切地瞭望着。忽然，那些狗兇猛地嗥叫起來，疾馳向石礮而去，蒲查差不多勒馭牠們不住了。

「祇要這樣！」他嘴唇灰白地說。「一個山鬼！」

一個暗棕色的，寂靜不動的臉從石礮底一個空罅中露了出來。

「對他畫個十字架，神父！」

於是那傳教師將顫抖的手畫了個十字架；但是這人頭並不退隱。史諦芬勒住了他底狗，於是狗都在纏繩上掙突了。他注視着這人頭。

「渥妥華卡是你嗎？」他終於喊了，這時，一個瘦削慘白的老巧克切人走了出來，手中攜着一個小孩子。

「是我……渥妥華卡……凱安維亞……」他說；但是他底嘴唇乾焦得幾乎不能繼續說話了。他祇對着遠遠的悲惠卡揮着手。「偉大的聖靈不會得允許我全家遇難而沒有報復的。我願意跟你們同去，受了洗禮，把他撫養成長來。」

他於是將手撫摩着那小孩子底頭，這孩子底臉上突然呈現出一種高傲的神情，使史諦芬驚惶地想起凱安維亞底冷酷的臉色來。

死刑判決

班特羅夫思奇

「雅科勃……雅科勃……雅科勃！」

那老人是在對他自己反覆地說着他的名字，或者不如說，他在內心聽着這聲音，這原是他幾年來所聽慣了的。他曾經在牲口房裏，在田野上，在草場上，在田莊的坡級上，在猶太人的家裏聽過，可是從來沒有像這樣的。這聲音好像是從不可知的深度中發出來的一般，牠召集攏了許多以前永遠沒有聽過過的聲音，以前永遠沒有看見過的景象，並且創造了一種他所永遠沒有經驗過的混亂。他到處都看到牠，感覺到牠；牠本身就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絕望的原因。

這種絕望靜悄悄地爬到了雅科勃的定命的又屈服的靈魂裏去。他在心掌下面感覺着牠，好像他是握住了另一隻手似的。他非常能夠感覺着牠，正如他能夠感覺他多毛的胸膛和飢寒交迫的身體一樣。這絕望還和一種耐心的期望混和着，這可以從他那慘白的顫抖的嘴唇的私語，他那

腋下的溫暖的汗珠，他那一直流到喉嚨裏去又使舌子變得像一塊木頭般堅硬的口沫上看出來。發生的事情是這樣的：他打算把這一切事情發生的情形都記起來。

他們從各方面蜂擁而來，他們把那些人帶走了；到處都是火器……到處都是火器，喧嘩和擾亂。整個世界都在推擠，奔跑，流汗或是受凍。他們從這一方面或是那一方面來到；他們問着問題，他們把人們來射擊，他們追踪着，他們打擊着。當然，一個人不能陷害自己的弟兄們，但是在那時候……誰是一個人的弟兄們呢？

他們在山間，在樹林裏，在平原上都放滿了巡守人；他們甚至把人們趕到了山中的峽谷裏，并且關照他們無論如何要支持着。

雅科勃正坐在稻草和灰塵堆裏的煙肉角上，身上蓋着他那冰冷的破衣服。風掃過羣山，一直透到茅屋裏面，并且隨身帶來一重灰白的霜花；牠在田野間兇猛地呻吟着；似乎連田場都見了牠就要逃避了，爲要活着，不得不逃避到遠方去。地在白色的瘴瘴中包圍着天，而天又和山上的樹林糾纏在一起。

雅科勃是在看着那濃密地降下來的雪，想要用眼光去穿透那一重深幕。風雪更強烈又更緊張地猖狂着。雅科勃的眼光在風的鼓蕩和雪的驅逐之下變成空虛的了；誰也說不出他畢竟是用眼睛在看着呢還是用冰塊來看着。

影子在雪塊上飛動。牠們都是些火光所照亮了的物件的輪廓；牠們在窗架上顫抖；火光閃動着，那些影子便奸詐地撫摸着牆上的那些聖像。光在窗上飄蕩，把一絲紅光投擲在鐵柵的短柱間，不久便跟着田野上的風消隱了。

「雅科勃……雅科勃……雅科勃！」

他實際上卻和這聲音一點也不發生關係！牠卻不住地，固執地，毫無目的地攻擊着他。牠把自己黏住了他，牠黏住了那在放着一塊乳餅的錫盤中成了細點子飄動着的乾麥粉。牠蠱惑着窗紐的震響；牠從沿牆的空位子上注視着。

但是他依然震着胸膛。他的前額起了乾燥的皺紋，他的眉毛奇幻地直聳着，變成了粗糙的，齷齪的叢撮。他那沉重的，愚蠢的鼻子尖端上生滿了細毛，固執地伸出在兩邊的兩條深深的皺紋之

間。這皺紋一直掛到他的嘴角邊，並且由一張青灰色的微血管的細網和下頰連接着。一陣輕得像昆蟲的翼翅似的聲音從半開的嘴唇裏吹噓出來；嘴唇卻像一顆生得太大的豆子似地膨脹着，又發着紫色。

雅科勃照土耳其人式地坐着，他的手交叉在他的胸前，輕輕地喘息出他的悲苦來，這悲苦把他全身都蓋住了，並且連同了那灰白霜一起塞住了他的耳朵，又使他胸前的毛髮閃動着。他把自己的悲哀緊抱着，把最後的一點希望都放棄了，祇在期待着挽救。在他前額的皺紋後面成羣地擁擠出來的，並不是許多過去的景象，而是許多過去的鬼魂，然而卻又是很生動地呈現着的。

最後他站了起來，坐下在一張煙囪角落裏的椅子上，從褲袋裏抽出了一個煙斗，拿來咬在牙齒裏，然而卻忘了點火。他把他那沉重的手抱住了煙囪，在風雪和火光的閃動的對面，顯出了他的妻子和女兒們的逃亡的景象。他已經把他所有的東西都放棄了，已經拿走了他的羊皮，並且已親手把母牛從木柱上放掉。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中，他遠遠地看到了他的妻子和女兒們，在走過交叉路的時候踏着雪，不久，她們便在一大堆的人，馬，鎗械，車輛，喧嘩和咀咒之中不見了。從那時候起，他

便永遠地想像着有人在喊他，然而他知道並沒有人在喊。他的思想是整個地被他那時候所看到的景象所吸收了去。他所有的東西都跟着他的妻子不見了。現在是什麼也沒有，祇除了那用一種痛苦和死亡的尖銳的氣息來圍繞着他的沉默。

無論在白天或是夜裏，雅科勃老是在聽着打在他的屋子和梨樹上的鎗聲。他不時地嚼着一塊乳餅，跟着乳餅，那種我的屋子或許會被放火的害怕，也一齊吞下肚子去。

常可以看到有許多住宅被燒着時的火光，在雪堆裏紅色的大嬰粟花，一陣陣地升上天去。

「我在這兒……守候着，」他對自己說，當他看着那些血一般紅的墳墓的時候。他對那些在他火爐旁邊的一枝枝的燒火柴微笑着，這些燒火柴已經是在這世界上所有的最親密的東西了。他屋子的牆也最是他最貼心的東西之一；他一看看到牠們還很好地站着，他便覺得牠們便是他所積蓄起來的寶貴的貯藏。因此他守候了好幾天；那些惡徒在各處跑着，他漸漸地覺得絕望起來。午後，沉默慢慢地深起來；到日暮的時候，世界是除了孤獨和雪之外什麼都沒有了。

雅科勃走到窗邊去。雪很厚地蓋在地面上，像一件閃光的油漆的外套；世界是在一個慘白的，

憔悴的月亮光下洗澡。林子裏的樹木在各處顯現着藍色的點子，像牙齒一般。大而光亮的繁星向下方照着，在天河上面，蒙着一層迷霧，掛着月的鐮刀。

在浩大的黑夜中，當一切寒冷而閃光的東西向永恆鞠着躬的時候，雅科勃聽到，又注意到有什麼東西從山邊移近來。沿着高峯和斜坡，有一條光的長鏈；這條光的長鏈在中間截成了兩段，好像是隱藏在樹林背後似的。在牠們下面，便是平原的混亂的閃光，在他們後面，遠遠地可以看到燃燒着的家宅的火焰。

「他們在燒牧師住宅了，」雅科勃想着，於是他的心回答着：「我在這兒……守候着。」他靠在窗架上，把他的臉黏住了玻璃，冷得發抖，對那空間作着固執的又仇視的眼光，似乎在想得到人們的允許，不去把他的產業毀壞。

他突然豎起了耳朵。有什麼東西很小心地從遠方穿過樹林移近來。雪在行近來的脚步下面響着。在大沉默中，這聲音好像是打鐵一般地響。那些便是馬蹄踏着雪的聲音。

這種聲音，雖然是很輕的，對於他卻造成了一種特殊的感覺，這感覺從頭腦裏發出來，會來握

住你的項頸；你會覺得有人躲在你的近旁。

雅科勃依然靜靜地站在窗邊，也不去把他嘴裏的煙斗移到另一個嘴角上去。他自己本人並不在顫抖，在顫抖的祇是他的破衣服。

那門突然地被推開了，一個兵現出在門檻邊。一盞掛在他胸前的燈，把牠的光線充滿了那房間。

雅科勃的血都冰凍了。那些哥薩克人，都像熊一般地渾身是毛，站在他的門口，雪蓋在他們身上，像白的火光似地閃動着。在院子裏有許多出着汗的馬；鎗頭像聖骨匣似地閃着光。

雅科勃聽到了他們在稱他爲「老頭子」，又聽到了他們在問他許多問題。他伸開了他的手表示他一句話也不懂。有幾個哥薩克人走了進來，做着手勢叫他升火。

他看到他們還在把許多馬匹帶進院子來，都是像狼一般的小而生着粗毛的馬匹。

他慢慢地定了心，他的害怕消滅了；他是非常小心而且服從；他看來似乎每一件事情都需要經過好多時候，但他卻什麼都很清楚地看到。

「天真冷……天真冷！」

他替那些強徒升起了火，他們便去躺在橈子上；他感覺到他們是在談着又笑着他，他便轉過身去，向他們點點頭；他覺得要是他能夠對他們表示同意，他們一定是會歡喜的。

他們問了他許多祇有天知道的問題，三長四短地問着。

然而他卻好像懂得似的！

他們都非常詫異，把牠們的穿靴子的腳在座位下面搖蕩着。其中有一個走到火爐邊來，好玩地打着縮成一團的雅科勃的背脊，然而也很有點痛。雅科勃挺直了身體，抓抓自己的頭髮，他不懂得這是什麼意思。

他煮熟了水來泡茶，一陣臘腸的氣味充滿了全屋子。雅科勃咬着牙關，對火光呆看着。他坐在那個地方，好像黏住了一般。

他聽到那些軍人在咬着東西，把那臘腸的皮撕去，又響着他們的嘴唇的時候，他的耳朵便震響着。

一種苦痛的大空虛在他身上張開着。

他們很快地又很喧嘩地吃着他們的食物，一陣白蘭地的氣味開始充滿了房間，使雅科勃的喉嚨都縮小了。

他懂得他們是在邀他同吃，但是他對於這事情覺得很不安逸；雖然他的肚子已經餓得縮緊了，而他們丟下的那些臘腸皮和骨頭又近在他的身旁，但他卻不能下決心去把牠拾起來。

「來吧！」

那兵士向他招呼。「到這兒來！」

那老人感到自己在屈伏下去，芬芳的氣息已經佔據住了他。

但是，「我不能去，」他想。那咬着一塊骨頭的兵士又說「來吧！」

「我不能去，」雅科勃想，於是他向爐火睡着口沫，表示他並不去。然而一樣……那可怕地誘惑着的氣味使他愈感覺到支持不住了。

後來，他們之中有兩個站了起來，把他挾在臂間，叫他坐在他們中間。

他們向他做着記號，他們把臘腸放到他鼻子下面去；茶在那兒滾了，白蘭地的氣味又非常好聞。

雅科勃把他的手放到桌上，然後又放到自己身體背後去。黑色的影子在牆上作着種種姿態。他想起和那些自己以前永遠沒有認識過的不知道什麼人一塊兒吃，便覺得很不快意。他們是俄羅斯人，這是他所知道的。他看到了一件在從前發生的事情的幻象，然而他卻不能夠清楚地記得這是什麼事情，因為這事情的發生已經是在很久以前了；他的祖父從他在城裏所開的舖子而來，顫抖着又嘆息着。接着便是一片狂叫和咒罵之聲。

「他們打算把我當作一隻狗似地毒死，」他想。

風在屋子裏面飄蕩着又呻吟着。火在上上下下的閃動；火色的火焰和黑暗一塊兒在牆上跳舞。憔悴的月亮從窗子裏望進來。雅科勃是在兵士們羣中，坐在一條長橈上，像他自己的陰魂。

「他們一定打算把我藥死，」他不住地向自己說着。他在回憶中依然在想，在許久以前，他的祖父在市場上，在客棧裏畢竟發生了點什麼事情。上帝知道這是什麼事情……他是什麼東西都

知道的！

「他們要把我藥死！」

他氣喘得兩腰上上下下地起落着，他想要輕輕地呼吸，這樣可以免得再聞到那些食品的氣息。

牆上的影子似乎在譏笑他。兵士們很熱鬧地談着話；他們的嘴和他們的手指都閃着油光。他們除下了他們的皮帶，把他們的刀放在一邊。那個坐在雅科勃旁邊的人把手放在他的項頸上，在他耳朵邊輕輕地說着話；他那紅色的嘴是貼得很近，把他的手臂剛剛繞在他的喉嚨上。他是年輕的，他是在談着他的父親。

「老爹，」他說着便把那臘腸放在他的牙齒邊。

雅科勃想要咬緊了他的牙關，然而他卻把那臘腸咬了一口。

「老爹，」那個年輕的軍人又說，還把臘腸拿過來要他咬第二口，他撫着他的頭，對他呆看着，又笑了起來。雅科勃很替他自己抱愧。他可要像一個半瞎的老人似地要人餵來吃嗎？他自己可就

不能吃了嗎？

當那些軍人們看見雅科勃已經在吃了的時候，他們便大聲狂笑起來，頓着腳，又叩響着馬刺。他知道他們是在笑他，這使他安閒了一點，因為他看到自己能夠討他們歡喜。他過意要做出可笑的样子來，因為他覺得這樣總算是可以報答了他們所給他的東西；他們故意拍着他的肩膀，這樣可以看到他用扁豆似的嘴來喘着氣，並且可以看到一種驚惶的微笑像閃電似地飛過他的臉。

他似乎是被威嚇着纔吃的，但是他吃得很好。他們又開始喝起酒來。雅科勃切迫地看着他們，他的手臂把在自己肚子上，他的頭向前彎着；那隊長的多毛的手把瓶子放到他嘴邊來。

現在他又可以自然地笑着了，並不祇是出於被威嚇，因為他覺得很快樂。他冰凍的身體完全溫暖了起來。

他覺得一種很大的危險已經必然地過去了。

他漸漸地變得多說起來了，雖然他們也懂得他是在說些什麼：「是的，那臘腸很好……確

實很好！他點着頭又啜着舌子；他又很贊美那塊很大的麵包；每當酒瓶子被傳遞着的時候，他總把頭側向一邊，又握緊了他的手，似乎在聽着使喚。從那坐在他旁邊的人的捲起的黑袖子邊，他那老臉平靜地張望着，像一朵憔悴的嬰粟花。

「老爹，」那個多嘴的哥薩克人時時會這樣地叫着，又向山那方面指指；眼淚噙在他的眼睛裏。

雅科勃把自己的肥腫的手放在他的手上，等他再說幾句話。

那兵士握住了他的手，又向山那方面指指。

「他很敬重老人……他們是很人道的，這不能否認，」雅科勃想着，要去在火上又放了些木柴。

他們握住了他，不讓他幹這事情。一個年輕的軍人跳了起來：「坐下，你是老了。」

雅科勃拿出了他的空煙斗，那隊長親自把他裝好。

他這樣地坐在那兒，在一羣武裝着的強徒之中，他們穿着羊皮和很暖的質料，頭上又有羊皮

帽子；他卻露出了手臂，穿了一條破得很利害的灰色的褲子，而他的襯衫卻是用一片木頭在項頸邊拴住的。坐在他們羣中像一條蜈蚣似地沒有保護，沒有一個人是屬於他的，噴着煙，他暗地裏祝福着他自己的奇遇，在這奇遇中，什麼都變得很順利了。那些哥薩克人看着火，他們也說：「這兒很好，很好。」

一片熊熊的火焰，在冬夜裏誰不感到歡喜呢？

他們漸漸地更多說起來了，問着他：「你的妻子和小孩們在那兒啊？」他們或許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

「我的妻子，」他說，「已經到鄉下去了，她很怕。」他們笑着，又拍着胸膛：「戰爭是壞事情，誰不害怕呢？」雅科勃立刻就表示着同意，他覺得最壞的時期是已經過去了。

「你可認識到鄉下去的路嗎？」那個隊長突然地問。他是幾乎完全隱藏在煙氣中，但是他的眼睛卻有一點光彩，堅定而又陰沉，像一陣煙氣中的子彈。

雅科勃並不回答。他怎麼會不認識這條路呢。

他們都站了起來，縛上了他們的皮帶和刀。

雅科勃也站起來，把剩下在盆子裏的臘腸和食物交還他們。但是他們祇拿走了白蘭地，把煙和吃殘的食物剩下了。

「這是留給你……以後用的，」那個年輕的哥薩克人說，從項頸上除下了一條紅圍巾，把牠圍在雅科勃的肩上。

「這會使你暖一點。」

雅科勃笑着，讓他把圍巾緊緊地縛在他的喉嚨上。那年輕的兵士又從他的袋裏抽出了一條褲子：「這也可以叫你暖一點。」他又講了一個關於這條褲子的很長的故事；這是屬於他的一個被殺死的兄弟的。

「你知道，能夠穿這樣的東西是一種幸福。可憐的老人。」

雅科勃站在那兒看看那條褲子。在火光中，那兩條褲腳像疲弱的，殘廢的腿似地顫抖着。他把他的手放在那上面，露出了一絲微笑，帶着有點兒感動的神色。

『給了你吧，給了你吧，』隊長喃喃地說，並且一定要他立刻就穿上。

當他在火爐邊穿好了褲子又走了出來的時候，他們都笑得站不起來。他穿上了這條對於他是太大了的褲子，灰色的風兜和紅色的圍巾，樣子顯得非常奇特。他的頭伸出在紅帶子上面，好像黏着在出血的項頸上一樣。他胸前的破布露出了纖瘦的，多毛的身體，褲子的僵硬的褶紋會使人感到他並不是在地上走，而是浮在上面。

隊長發着命令，兵士們跳了起來，又向茅屋四周望了一回；那個年輕的哥薩克人把臘腸和肉放成了一堆，用一塊麵包在上面蓋着。『給你的，』他又說了一遍，於是他們便轉過身去，準備出發。雅科勃跟他們走了出去，將要對他們說『順風。』在門檻上，一種模糊的預感佔住了他，當他看着那冰凍的世界，那像釘子一般生在天上的星和一切東西上的月光的時分。他害怕。

那些人走上馬去了，他看到外面還有別些人。風飄動着粗毛的小馬的鬃毛，又把雪吹在牠們上面。那些不安的馬匹開始互相地咬着，那些像杜松樹似地四散在雪地上的哥薩克人把牠們控制住。

茅屋門是開着。那幸運的馬蹄鐵，釘住在門檻上，在爐火光中閃爍；爐火又把血紅的光彩，穿過桌腳和門，投擲在外邊的雪上。

「我不知道他們畢竟可打算回到他們家裏去嗎？」他想，並且，一個會碰到這樣的人們，真是奇怪的事情。」

他很替他們擔憂。

那隊長碰着他的手臂，問他路徑。

「一直上去。」

「遠嗎？」

「不，不遠，一點不遠。」

「在那兒？」

那一小羣人在他前面，站在他們的狼一般的小馬旁邊。他回到了自己茅屋裏。

各種思想混亂地交叉在他心裏：「我們畢竟面對面地在一塊兒坐着又一塊兒吃着，像朋友

一樣。」

於是他急迫地開始說，「在十字路口向左走，穿過曠地，到格列戈爾的茅屋邊便是……」

隊長作着記號，表示他並不懂得。

他想：「或許他們會迷了路而弄得沒辦法；那時候他們一定會回到茅屋裏來吃東西了。我可以陪他們到十字路口。」

他們沿路下去，經過了溪水旁邊的一叢松林，在滑溜的石頭上谿谷過去。一塊冰攔住在溪水上，樣子像一把銀的鋤頭；水波用金色的泡沫來圍繞着牠。雪在兵士們的脚下響着。雅科勃穿了草鞋在他們旁邊走，像一個沉默的陰魂。

「現在一直向那十字架走去吧，」他說時指着一點有很長的影子的黑色的東西。

「我什麼東西也沒有看到，」隊長說。

他便送他們到十字架邊，在那兒有一個小小的神龕，那個慘白的神像戴着一個冰條的王冠。從那地方穿過曠野看去，已經可以看到那鄉村了。雅科勃發現一絲絲的光（那是他在晚間

所看見過的）從山堆裏走下來，因為現在已經很近那鄉村了。沉默統治着這睡夢中的世界，每一步腳聲都可以聽得到。

這種沉默使雅科勃的心充滿了茫漠的恐怖；他帶着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回過頭去看看他的茅屋。或許火在延燒開去了；他看到那窗上有一陣忽隱忽現的火光。

過了十字架之後，道路是在很低的路，那兒又有另一條引向平原的路和牠交叉着。

雅科勃踟躕起來。

「來吧，老頭子，來吧，」他們對他喊着，也不等他回答，祇是一味向前面走去。

那些哥薩克人用腳踵踏着路上的粗冰，向各方面亂滑。他們已經把他們的馬匹刺在十字路口了。每人都緊握着他的鎗，這樣可以免得發出許多聲音來。他們在互相地輕語着；似乎有一大羣的人在那兒輕輕地說着祈禱文一般。雅科勃帶領着他們，碰到每一株樹和每一塊冰都留意着，每走一步總在說，他現在要離開他們了，因為他們現在已經再也不會迷路。但是他很害怕。他們不再互相輕語了，他們漸漸地安靜起來，祇是向前面走，滑着，又急急地喘着氣。

「到格列戈爾的茅屋邊，便不再走了！」

酒力已經過去。他擦着眼睛，把他的破衣服扯到了胸前。「他在那兒幹什麼，在這樣的夜裏把這些人帶着走？」

到鄉間的小路和他們的路交叉着的地方，他突然停止了，在他前面和後面的軍人們都倒在地下，好像是土地把他們吞食了一樣。

一匹黑馬站在道路的中央，鼻孔張得很大。牠那黑色的鬃毛，蓋滿了灰色的霜，在牠的頭上飄蕩；那皮邊的鞍囊在微風中搖動。大塊的黑土從牠的腳邊落在地下。

「該死的！」那隊長咒罵着。

那匹馬柔和地看着他們，服從似地把牠的頭伸出去。雅科勃很替這動物難受，或許一個人可以幫牠一點忙。他站在牠旁邊，又指了指路途。

「這樣已經夠了，我不要再走遠去！」他抓着他的頭微笑着，以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可以逃走的機會。

「上前」那隊長在他耳朵邊狠狠地說着，他便祇能毫不遲延地上前去了；他們跟在後面。一種和怨恨混和着的恐怖心理有一種可怕的力量抓住了他。他現在是一隻被許多警犬所困擾着的羊似地在前面跑了。

他們停住在那茅屋面前，靜靜地，氣也不喘，在那兒期待。

雅科勃用一種非常驚詫的神色看着他的同伴們。他們的那藏在皮帽子下面的臉有一種緊張而且殘酷的神情，他們的前額皺着，他們的眼睛在那兒閃爍。

從各方面，別一些哥薩克人都在走上前來。

一直到現在他在看到有幾個人是躲在籬笆後面的乾草堆裏。

他戰慄着；極大的汗珠現出在他的前額上。他的心的跳動使他的頭腦裏充滿鏈子的聲音，似乎到處都要被他所佔據了。他雖然覺得他是被逼迫而幹這些事情的，他卻又聽到了那個聲音在喊：「雅科勃，雅科勃！」

在格列戈爾的茅屋在着的那個小丘上面，他們爬行着向前進。

他已爬上去，想起了他的妻和那隻他釋放了母牛。恐怖蒙住了他的眼睛，他看到許多黑點子在那兒跳舞。

格列戈爾的茅屋是像墳場一樣地空着。牠已經被捨棄了；開着的門在門紐上格格地響。在窗下面放着一個搖盤，上面蓋滿了雪。

那些兵士們靜靜地圍住了這所茅屋，雅科勃也在他們一起，好像是受了恐怖的催眠，獨自個在擔憂。

他們還沒有走過去，便看到一陣紅色的火光從鄉村的那邊射起來。兵士們便躺下在雪堆裏。鎗聲開始從各方面響起來；血紅的火光在頭上亂飛。驚人的響聲聽到了，還有從山堆裏送過來回聲響應，似乎整個世界都快要毀滅了。那些哥薩克再向前進，顫抖着。

雅科勃也跟着他們前進，因為那隊長在他頭上打了一下。他吃着這一下打的時候，他眼裏似乎出了星，瘋狂似地做着手勢，沿路顛顛跌跌地走。

他現在已經可以看到那條從樹林中像一條銀線似地蜿蜒出來的路徑了。當他們前進的時

候，他們是在非常濃密的鎗火下走着的；子彈從各方面像雨一般地落到他們身上來。

他已經時時可以聽呻吟聲，每當一個兵士流着血倒在地下的時候。就在他旁邊，那個給他圍巾和褲子的年輕的哥薩克人也跌倒了。他伸出了他的手，呻吟着。雅科勃想要停止，但是那隊長不允許他，又用指節在他頭上打了一下。

兵士們一堆堆地躺着。其餘的都震蕩着，一個個地倒下去，跌在溝裏，又跌在地下。鎗火愈來愈近，上前來的敵人的面貌的輪廓已經可以模糊地認辨。頭上又是一下打擊，把雅科勃推倒在地上，他裝着死。哥薩克人向後退了，別一些人上前來，他懂得他們是屬於他的朋友們的。

當他站了起來的時候，他立刻就被他們所圍住，被他們在項頸後部抓住，猛烈地搖着，使他站不住，祇得跪了下去。

鎗聲在山間響着，兵士們的影子在他身邊飄過，那些受了傷的哥薩克人在雪堆裏呻吟。年輕的，面色很豐滿的人們彎身在他上面。他仰起頭來看他們的臉，他把手交叉在自己胸前，歡樂地笑着。

「啊，那些俄羅斯人，那些俄羅斯人……那些惡漢！」他怨着，「啊哈，啊哈，呵，哈哈！」他轉着他那充滿了淚水的眼睛。

事情是發生得很快的。從那水邊矗立着煙囪的地方，在莊宅近旁，村莊已經在燃燒着了。他已經可以覺得熱氣和煤氣，和鎗火聲中的羣衆的喧囂。現在他可以看到他的妻子和孩子了，因為他自己這方面的兵士一定已經挽救了她們。那個年輕的哥薩克人還在地上掙扎；不久他便挺直了身體長眠了。

「啊，那些惡徒！」雅科勃重說着；那充滿了他的心的狂樂使他說了許多不聯貫的話。「那些惡徒，他們待得我真好！」

他感覺到了他的流血的頭，先蹲在那兒，然後又站了起來。那些多肉的紅色的臉還不住地在他近旁經過，喘氣一點點急迫了。恐怖升起來，使他感到在心裏也像那村子一樣地燃燒着；不久，又什麼都被認辨不出的喧聲所吞沒了。

雅科勃突然開始啜泣起來；他投身在那些兵士們腳邊，悲苦地哭泣着，好像他要把靈魂和

骨髓都哭出來似的。

他們把他擡了起來，幾乎失去知覺了；把他沿大路擡過去，在裝好的刺刀的保護下。他的眼淚向雪堆裏落，他這裏地到了自己鄉村裏，到了自己人的羣中，那時他已經像一個死屍似地慘白了，心裏充滿着毒意。

他昏沉地看着那座閃光的木造的教堂尖端，牠已經被火焰所包裹着了，好像是穿着一座閃光的大外衣一樣。他昏沉地把他的眼光在籬笆上移動；什麼東西都好像是不真實的，似乎是隔着一重水波或是一陣大雨的傾瀉似地可望而不可及。

他是站在鄉間小路和大路交叉的地方。那些兵士們在一堆石塊上坐下來，點起了他們的捲煙。

雅科勃全身顫抖着，又看看他自己的黑影；許多逃亡者從燃燒着的村子裏來到，在他身邊擦過；鎗聲現在是從山那一方面傳來了。

突然，格列戈爾的茅屋也燒起來了。血紅的火光包着一重煙氣，在雪上面顫抖，又幻成金色飄

過松林。

兵士們從那一方面來到，流着血，靠在他們的伴侶的身上。

雅科勃動也不動地站着，看看自己的影子；恐怖在他身上燃燒。他望望在地上的可怕的混沌之上的天，纔覺得安靜一點。他想要記一記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

他們來了，給他食物。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在莊宅裏或許很平安。霎着他膨脹的眼皮，他想要欺騙自己，在那抽着煙的守衛兵身旁蹲下來，向他耍火。他的恐怖非常神奇地不見了。

他開始和那兵士很快地說起話來：「我是坐着……風在那兒狂叫……」他詳細地對他講他怎樣地坐着，在想些什麼，鎗子怎樣打着他的茅屋。

那兵士把他的鎗放在膝間，把他的手交叉在袖子，唾着口沫又歎息着。

「可是你和那些俄羅斯人有了祕密的交涉。」

「沒有……沒有。」

「把這話對別人說吧。」

「可以，」雅科勃安靜地回答。

「那麼是誰帶的路呢？」

「誰？」雅科勃說。

「誰把他們領到這裏來的或是他們自己在地圖上找到的？」

「不錯，在地圖上找到的，」雅科勃答應着，好像是毫不懷疑似的。

「畢竟是誰？」那兵士問，搖着他的頭。

「誰？」雅科勃重說着，像一個回聲。

「我想大概總不是我吧？」那兵士說。

「我？」雅科勃說。

另外三個兵士在尋什麼東西似地走近到雅科勃蹲着的地方來。

「你幹得好事，」其中一個說，指着穿過田野走近來的那些傷兵。「你可懂得？」

雅科勃把眼睛定住在那些軍人的靴子上，不肯向那方面看。可是他不懂得這話是什麼意思。

……這許多喧聲，和那些從山陵滾到山陵的鎗火。

「你幹得好事情，老頭子。」

「是的。」

「你！」

雅科勃擡起頭來向他們望望，他有一種好像是陷在井底裏，而不是蹲在他們腳邊的覺得。

「這是說謊，說謊，說謊，」他喊着，拍着自己的胸；他的毛髮都直豎了。兵士們列成一排坐在石頭上。他們都很年輕，寒冷而又疲乏。

「但是現在，他們要對付你了。」

「爲什麼？」雅科勃輕輕地說，向他們斜看了一眼。

「你是一個老傻瓜，」其中一個說。

「可是，」他又開始說了，「我是坐着，看着雪……」

他很希望和他們談一些話，他們的樣子好像是會懂得的，雖然他們是這樣地輕輕。

「我是坐着……給我一個火……你們自己可也是從這些地方來的？」
他們並不回答。

他想起了他的茅屋，那麵包和臘腸，那在交叉路口的黑馬。

「他們打我，」他啜泣着，用他的破衣服來遮住了他的臉。

那些兵士們聳着他們的肩：「你爲什麼由他們擺佈？」

「呵……呵……呵！」那老人哭着。但是眼淚已經不能洗淨那佔據住了他全身的罪狀了；那罪狀燒着他的靈魂，像火焰燒着松林一樣。

「你爲什麼由他們擺佈你自己可不覺得羞恥嗎？」

不，他自己並不因此而覺得可恥。可是，他曾經給他們帶路……他們來到這兒的那條路……這有什麼道理呢？他所有的眼淚都不能洗淨這個罪狀，他曾經給他們帶過路……他們來到這兒的那條路。

鎗聲從小山邊傳過來，村莊在燒着了，磨坊也在燒着了……一大堆黑色的人羣環繞着他。有

更多的傷兵從田野那邊來到，渾身都蓋滿了黑色的污泥。那從磨坊飛來的火星落在他的腳邊。一隊兵在回來了。

「起來，老頭子，」那守衛人喊着；「我們要出發了！」

雅科勃站了起來，結緊了褲子，很驚惶地走了開去；他頭上四把鎗刺，在這四把鎗刺之間天好像像綴着星光的華蓋一般。

他愈走近村子，他的恐怖便愈加大。他沒有看見那些熟識的茅屋和籬笆；他覺得自己好像是毫無目的地在向前走。向前走着，但又覺得並沒有走近一點。向前走着，可是並不希望達到他路程的終點。

他吸着煙斗，對於什麼都不注意；但是那村子卻是在他意識之中的。

現在充滿了他的心的那種恐怖，已經不是以前當那些哥薩克人來到的時候所感到的那種恐怖了，現在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怖，會剝奪了他的視覺和聽覺……好像在這個世界裏沒有他的地位一般。

「我們可走得太快了嗎？」那守衛人聽到了雅科勃的沉重的喘息聲，便這樣地問。

「不錯，不錯，」他很快意地回答。一句朋友似的話把他的恐怖都驅散了。

「別忙，」那兵士說。「我們可以走得慢一點。這兒是一枝乾的紙煙，抽吧。」

他並不轉過身去，祇是拿出了一枝紙煙，把牠放在雅科勃的耳朵背後。

他們進了村子。那兒有燃燒的氣味，好像是一個吉卜西人的營帳。路似乎在火焰中蕩動，風在樹枝上咆哮。

雅科勃仰視着天。黑暗和星溶在一起了。

他不願意向那村子看。他知道在茅屋裏是祇有婦人和小孩，男子們是全走了。這思想對於他是一種挽救，他自己也不知爲什麼。

這時候，那一隊兵卻不向莊宅走去，反走上了一條通到磨坊的小路。他們停止了，排成四個一行再走。在這兒，一塊石子都是雅科勃所熟識的，可是，站在沒到膝蓋邊的雪堆裏，他卻詫異着自己畢竟在那兒。他能夠把這個夢魔睡掉纔是……他連路也不認識了……夜已經很深，村子卻不像

平時似地睡着……祇要他們能夠讓他回家去纔好！

他要明天纔回去。

磨坊是已經燒完了。煙灰從穀倉裏向到處飛；煙灰撲到站在旁邊交叉着手擡頭望着的人們的眼裏。

一切東西在火焰中都非常光亮；水從沉靜的輪子上往下滴，把牠的聲音和火聲混在一起。臨近的建築被小小的火焰所圍燒着；煙氣環着破了的屋頂，像一叢燃燒着的頭髮。旁觀者的臉都發着金屬的光彩。

磨坊主人和他的家庭的悲哭聲可以在戰事，水和火的聲音中聽到。

似乎破碎了的牆垣，熔化了的鉸鏈，煙霧和喊聲從輪子上滴下來，都變成了血，跟着黑色的波浪跌落，又被夜的深淵所吞沒了去。

「他們打我……」雅科勃在對自己辯護，那時眼淚又在他眼睛裏湧起來了。他們到這兒來的路確實是他引導的，眼淚是再也洗不淨他的這條罪狀了。

第一隊兵在等待第二隊的來到。第二隊來到了，帶着許多囚犯，都是哥薩克人。他們中有一大部份是被驅逐而來的；他們走得毫無秩序，像是疲乏了的農夫。他們在哭着，抽着紙煙，互相地推着。他們之中有幾個是曾經到他茅屋裏來的；他認出了那隊長和別的一些人。

當他們看到雅科勃的時候，他們很親密地搖着手，向他喊着：「老頭子，老頭子。」

雅科勃並不回答；他縮做了一堆。羞恥充滿了他的靈魂。他漠然地看着他們。他的前額皺攏了，好像在努力回憶着什麼事情，但是他什麼也沒有想到，祇有那在紅色的，光滑的波浪下轉着的大磨輪。突然他記得了：那個曾經把他兄弟的衣服給了他的年輕的哥薩克人。

「那一個，」他喊着，指指他的圍巾，「你們把他剩在那兒了？」

兵士們走到他們之間來，把羣衆推開去。

磨坊起了一種可怕的響聲；一陣很濃的火焰向上衝出去，裏面都是一點點的火花。在這陣煙雲之下，有一大堆時時在增加起來的羣衆向雅科勃在着的地方擁過來；他們喃喃着，拉着兵士們的衣服。婦人，孩子，老人在他四週圍成了一個圈子，做着手勢，喊着：「是他……他……他！」

言語聲消隱在許多聲音的混沌中，許多人的臉祇變成濃密的一片，在牠們上面，拳頭像石子似地向上面作着勢。

雅科勃在兵士們羣中走着，像一頭在籠子裏的小鹿，擡着又低着頭，抓住了他的破衣服；他不能閉攏他那顫抖的嘴來，從心裏升起了一陣哭聲，像一個孩子的啜泣一般。

羣衆捏緊了拳頭向他擁過來；他把臉藏在破衣服裏，用手指塞住了他的耳朵，搖着他的頭。俘虜們已經都處置過了，現在要輪到雅科勃被帶到司令官面前去。

「請你說我……我……」雅科勃哀求他的守衛者。

「你爲什麼這樣地着急！」

「請你說，我……」

兵士們圍住了營帳裏的火坐着，把燃料堆起來。在一隻鍋子裏煮着湯。

「請你說，我……」他又哀求着，站在一陣濃密的煙霧中。

最後，他是被帶進那所學校去了。

司令官站在房間的中央，手裏拿着一枝紙煙。

「我……我……」雅科勃喃喃地說，已經走到了門裏。他的散亂的頭髮使他顯得像一個海膽一樣；他的臉已經被粗暴的打擊所弄得全是黑色的創痕；在他流着血的左耳朵後面，那枝紙煙還在那裏。他那膨脹的上嘴唇是拉到了一邊，使他顯出一種陰沉的笑容。從他那腫大的眼皮裏，他的眼睛絕望地向外面看着，一點精神也沒有。

「你要說些什麼？」那軍官問着，並不向他看，他覺得有某種東西向他襲來。

「是我，」他粗糙地說。

兵士作着他的報告。

「他們給我食物，」雅科勃說，「還有這條圍巾和這條褲子，他們還打我。」

「是你帶他們路的嗎？」

「是的。」

「你替他們帶路？」

他點着頭。

「他們在茅屋裏可打了你嗎？」

雅科勃躊躇了。「在茅屋裏我們一塊兒吃晚餐。」

「他們後來打你，在路上？」

他又遲疑着，看看這軍官的眼光。這是一對明朗的，安靜的眼睛。守衛人走近了一步。

軍官向下看看，轉向了窗，更溫和地問：「你和他們在茅屋裏一起吃晚餐。於是你和他們一起

出去。他們可是在路上打了你？」

他突然轉過頭來，向雅科勃看看。那農夫站着，看看窗外灰色的雪花；他的臉，一半是黑的，一半是灰色的，很深地起着皺紋。

「啊，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是我……」這問題使他身上冷了又熱，熱了又冷。

「是你打他們，不是他們打你嗎？」那軍官笑着。

去。

「那食物還在茅屋裏，這裏是他們所給我的東西，」他說着，拿出了他的圍巾和煙。

那軍官丟掉了他的紙煙，轉過身去。雅科勃的眼光昏沉了起來，他那拿着圍巾的手臂落了下來。那軍官寫着一道命令，「把他帶走。」

他們經過了在路上的那學校教師和一些女人和兵士。

「啊……啊……」他們輕語着，靠住了牆壁。

那守衛人用他的頭做着一種記號。雅科勃，在他後面，昏沉地看着那些旁觀者的驚奇的臉。

「他樣子多害怕……他們怎樣打了他……他樣子多害怕！」他們喃喃地說。

他又把圍巾繞在項頸上，因為他覺得冷。

「就是他，就是他，」在外面的羣衆喊着。

莊宅達到了。許多窗上的光落在拖到了院子裏的馬匹和砲車上面。

「你們要什麼？」哨卒向羣衆喊着，把他們推開去。

他用頭的姿態向雅科勃指了指。『他要帶到那兒去？』

「那傻瓜……」羣衆喃喃着。雅科勃的守衛人傳着命令。他們停住在游廊上。庭柱投擲着牠們的影子，到籬笆邊，穿過那外邊的水波便消失在夜的黑影裏。

那接待室的熱氣是可怕的。這是那間司帳員常常發給他工錢的房間。辦公處已經沒有了。兵士到處都亂躺着。

他們走到了一間很亮的房間裏。參謀部是駐在那兒。將軍在房裏稍稍走近了幾步，模糊地說了幾句話，便站立在雅科勃面前。

「啊，可就是這個人？」他轉過身來，用他那在濃灰色的眉毛下投射出像閃電那麼快的光輝來的眼光向雅科勃看看。

「是我，」雅科勃粗糙地說。

「是你領他們路的嗎？」

雅科勃安靜了一點。他覺得在這兒他可快一點被人明白。「是的。」

「你帶他們到這兒來？」

「是的。」

他用手拭了拭頭髮，又縮做了一團。他看着那光亮。

「你知道要受怎樣的責罰嗎？」

將軍又走近了一步；雅科勃想起了從那將軍身上發出來的威權，覺得非常害怕。他咳嗽着，不錯，他明白了，然而同時也不十分明白。

「你自己還有什麼話說？」

「我們在一塊兒吃夜飯……」他開始說，但又停止了，因為那將軍皺着眉，又對他冷冷地看了一眼。雅科勃對窗口望，聽着風聲和水聲。將軍還在對他呆看，他們站了一會，這一刻時間雅科勃覺得好像是過不完的；那個穿着土色的人，看上去好像是用石頭雕出來的一般，那頹喪的，縮小的，顫抖的身體，蓋着污穢和破布。雅科勃覺得有很重的東西壓在他身上。於是兩個人都沉沉地向下面看看。

「把他帶回到團部去。」

那發令時的堅決的聲調有點使兵士們感動，把他們的睡意都喚醒了。

他們又回到了學校裏。那羣衆，好像是跟着一個被當場捉住的賊似的，又在他們身旁跑着。

他們在草棚裏讓出了一點地位給雅科勃，有幾個人擲了一條被單給他。兵士們成行地睡着。

他們的沉重的鼾聲和風聲與水聲混在一起，月亮的綠色的寒光擁抱着一切。

雅科勃埋身在乾草裏，從板上的一個洞裏向外面望望，於是便悲慘地哭泣着。

「你在哭些什麼？」哨卒在外邊問，用鎗拍着他的肩。

雅科勃並不回答。

「想你的妻子嗎？」那兵士隨口說着，在草棚後面上上下下地踱。「你老了，你妻子對你有什麼用？」那兵士停止了，伸着他的手臂，骨節都格格地響着。

「或是在想你的孩子？不要緊，就是沒有了像你這麼無用的老頭子，他們也會在世界上活下去的。」

雅科勃沒有話說，那兵士在他身旁蹲下來。

「老頭子，你應得……」

「不……」從裏面顫抖地說着。

「你瞧，」那兵士又上上下下地走着，「你在想你的屋子。我懂得這個。但是你以為你死後這屋子會壞下去嗎？」

那兵士的在外面藍色的夜裏說着的簡單的話，他說些雅科勃的死，隨時可以來到的死，卻使雅科勃慢慢地睡熟了。

在早晨他突然驚醒。陽光在雪上面照耀，山峯像鏡子似地閃着光。斜坡上的樹林都蓋滿了幾百萬發光的水晶，鮮明浮蕩在天地間。雅科勃走出茅屋來，向那哨卒打着招呼，坐在一塊木條上，霧着眼。

空氣清新而寒冷，細微的霜花在到處飄。雅科勃感到太陽的熱氣透進他的肢體，愛撫着他。他在清鮮的，微紅的晨光中出着神。

門震動着，人聲清朗地響着。在他對面，一隊韃靼民軍在馬棚邊等待；馬夫走了出來，像煤炭一般黑，和他們閒談着。他們在笑，他們的眼睛發着光。鏈子聲像打鐘似地從打鐵店裏傳出來。雅科勃把他的頭托在手裏聽着。每打一下，他的眼睛總要閉一次。兵士們帶了一杯熱咖啡給他；他喝了，又點起他的煙斗。

小溪的潺湲聲，被鏈子的打擊聲所間斷，使他的思想漸漸清楚起來，像溪水一般地明朗。

「是我……是我……」他暗自向早晨一切清新的聲音回答着。

那守衛兵又拿着上刺的鎗把他帶走。他知道他在向那兒去。他們會走過村子，到墳場的牆邊停止。

天色陰沉下去，早晨的美消滅了。他們在學校面前喊着，等待傳令。雅科勃是在外面高着的窗邊。

「我不要……」他聽到一個聲音。

「我也不……」又一個聲音。

雅科勃靠在籬笆上，用拳頭支住了太陽心，看着那雪和煙霧。

一種沉重的疲乏襲到他身上，使他全身都軟了。他可以看見那燒過的磨坊，那倒了的穀倉，那破了的門。水從輪子上滴下來；煙和煤浮在水面上，可是水還是流着。

有罪……無罪……這有什麼關係？

「你可聽到？」他向着那水。「你可聽到？」他向着他的妻子和小孩和他那小小的產業。

他們把他帶到這兒，他們又把他帶到那兒。他們叫他在屋子外面等，他坐下在坡級上，好像除了這樣來去之外便沒有別的事情了。他拾起一條枯樹枝，拿來輕輕拂着雪，又等着。他等着，像在一個夢裏，一切都可以立刻結束了的那種希望到處飄蕩着。

當他等着的時候，羣衆以向他搖着拳頭來自娛；他很快樂，因為他的妻子已經到城裏去了，沒有看見他。

最後那守衛者怒氣沉沉地走了開去。一個騎在馬背上的兵和他在一起。

「來吧，老頭子，」他說，「誰也沒有辦法。」

雅科勃向他瞟了一眼；那兵士和他的馬似乎在茅屋上，在有一羣烏雅翱翔着的園裏的樹木上搖蕩。他向遠處看着。

「是我。」

「你去哀求吧，老頭子。」

他們又繞圈子走着，在他們後面跟着那磨坊主人的妻子和別的女人。他的腿癱軟了下去，好像牠們是草做的一般。他除了他的帽子，向茅屋那邊疲乏地看了一眼。

後來，他們和一隊向老路出發的兵碰在一起了。他們一直走到格列戈爾的茅屋邊，又到交叉路口，又單行走下小路去。時時有單獨的鎗聲可以聽到。

他們在一條溝邊坐下了。

「我們可以結束了這事情，」那軍曹說，搔着他的頭。「沒有人肯自願地出來……我是奉令的……」

兵士們都顯得有點窘迫，他們都走了開去，向雅科勃看看。

他把頭一直沉到他的膝蓋邊，他想起了一切，天、水、山、火。

他的心碎了；額上是恐怖的汗珠。

鎗聲響着。

一聲沉重的嘆息從雅科勃心裏透出來，一聲像冬季的風似的嘆息。他立了起來，站在溪溝邊，用他老年的全力嘆着，一口重氣，隨後便像一條樹枝似地跌倒了。

一陣煙氣從溝裏和樹林裏往上升。

